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三卷第三期

智識界的責任……………李 廣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黃仲蘇

父之回家(劇本)……………方光義譯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通訊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中華教育界

第十卷第三期

目錄

所謂「一個理想」與「又一個理想」.....	王克仁
今日之女子教育.....	王克仁
暑期學校與教育.....	陳啓天
大學教授與學術.....	陳啓天
爲官僚式的教育家下一警告.....	邵爽秋
青年教育改造的前提.....	陳啓天
公民課程教授大綱.....	王克仁
柏克爾氏論中等教育目的底推廣.....	夏承楓
弗蘭克希納的一個新時代之學校.....	張念祖
對於教育上一個問題之意見.....	邵爽秋
中等學校選科制問題.....	錢希乃
美術與調育.....	宋煥達
書報紹述.....	陳啓天
教育界近訊.....	王克仁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中華書局發行

智識界的責任

李璜

這篇文章是從亨利罷爾俾斯 M. Henri Barbusse 的

原著直譯出來。罷爾俾斯是現在法國青年智識界一顆明星。他的生平和著作已由本刊介紹過來，便不在此多說。這篇是他最近在「光明」週刊上發表的論文。覺得內中的話很與我們的思想有些益處，所以譯了出來，並在後面附了一些我個人的閒話。

我的朋友們和我，曾經屢次向智識界談論他們對於社會應有的責任。我今天再來比較往日特別用力的談一談。因為我們現在是思想與事物混亂的時候，很宜於更明白的，更有力的討論。我們有句舊話，在這個變故很大的時代，這句舊話的價值更大，他說得好：「我們該當各人拿起大家的責任來。」

智識界——我說的是真能思想的，不是消閒的名士，賣嘴的說客和精神界的利用者與寄生蟲。——是在生活混亂中間，為思想的傳達者。無論是科學家，哲學家，批評家，文學家，他們神聖

智識界的責任

的職業，就是用科學的公律，藝術的作品和最恰切的說法，將無限的真理指定和安排起來。因此，他們便為衆人指出了一條道路，一個方向。他們可寶貴的能力，是將各種事物呼出他的真名字來。Appliquer les choses par leurs noms 有了他們，真理便承認、整理和增長起去，並且他們有組織出來的思想足以改正和指揮一般的信仰和事情。因為這個最高的效用，思想界的工人所以常常是人類史上最大變動中間為首的一些人。

在今日，他們第一的責任，也是該當用起全副精神，去經營這個要脫出羈絆努力向前的大變故。這種「思想」職業的純潔精神，常常在命令他們要知道他們職業的偉大處，要脫出庸衆所陷溺的近利，才能辨別真實的所在，繼續思想的事業。自然是在壓迫的四周裏抬起頭來，在立刻的功利裏抽出身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良心上最高的命令，又在呼我們去做。

我們知道社會的問題不一定就是人類問題的全體。但是他在我們人類所有關於將來的問題裏面，算是一種使我們能夠直接去收干涉的效果的。我們既然能夠為力，便該當把他放在真實的地位上，把他表現在實事上面，力行起去，始終不懈。能夠

實行，便是精神的勝利，便是一個活的進化的第一步。確能行這第一步，便可以掃蕩一切，發現出一條衆人可以行得的路出來。

從前的時候，物理學和生物學曾經受過玄學和宗教的阻礙。在數千年中間，許多的糾紛，弄得他們停滯不能前進，並且表現些幻想可笑的意識。到後來，這些科學換了他們的眼光，把他歸在有方法的實驗和考察上面，同時取消所有怪誕不合事實的想法，改換搖動和感情作用的根本探討，爲另一個尋法，然後這些科學的研究才開始有秩序的貢獻他們的成績。從此以後，才慢慢用分類的方法，Classification 規律自然界現象的紊亂，標出一些自然的公律，蓄積一些可靠的定理。第一個認識這個科學方法的偉大價值的人曾經說過：學識便是先知，與能爲。

Savoir, C'est prévoir et pouvoir.

自今以往的社會科學，也該當是這樣的。在今日恐慌的增長，使我們確認了實際。我們便該當把知識的方式彼此關連起來，聰明的和穩健的去劃定我們的理想。

并不是要去建設一種新宗教，也不是要探得一個塵世間的極樂世界，我們不信奇幻不測，超物并且甚麼實現人類真正幸

福的說法，或是忽然得着善愛和大同的想法，我們都不忙去講。因爲幸福，善愛，大同，這些字眼，照他們的全體意義說來，都緊附着理想和情感的力量，爲社會科學的界域和方法一時所達不到的。這些深遠的事物，——指善愛大同的實施——要仗人人許大內心生活的修養，該當歸在內心修養的界域內去。

許多可寶貴的思想都一意的認社會的進化與道德的進化爲一件事。他們承認一時的革命只是改變人類根性的心情革命的結果。他們常說：「改變事物，該當改變了人類。」

這個高妙的思想，反把事理弄亂了。因爲他把問題移在空闊不可捉摸，并且不能下手的境界裏面。固然是如果人人都好，社會當然變好。但是我們相信這個好字，在事物的自然運行裏面，從來不能分散得那樣周到，那樣平均。歷史的事蹟給我們許多的榜樣，使我們承認人類在他個人根性上是狠欠精良。只是，一些最高道德的說法，感情和愛好的提倡，如果不基於實行的可能，無當於事理的必然，雖然能夠聽於一時，終久不能實施，或者一實施便立刻變了性質，不是便自相矛盾起來。

懷杞憂的道德家，愛自由的理論者，多半熱中於這個感情的

概念。這個觀念，在一時社會上，有抵抗惡魔，鼓動破壞的力量，益處。但是不能長久，因為一到實施的境界，便為當前的紊亂所點污，所軟化了。

要想把人類的天性都改善了。這個慈悲的心腸，我們很可以留着。但是在未達到人性盡善的時候，我們該當檢點自己最應受嘲笑的地方是：拋却眼前深深受罪的人道，不管一心去尋求未來的天堂，不知道這人道的命運現在已經有了絕滅的危機。譯完了這篇論文，又重讀了兩遍，覺得有些地方該當申引一下，便用尼爾俾斯平常講過的話來說明，并且覺得自己有些話要說一說。不過我這些閒話都是和朋友通信隨意討論的資料，現在直把他一井寫在這後面，還求閱者的原諒。

尼爾俾斯在他的「混亂中之微光」書中第二章上說：「我曾經說我們過活這種的日子，很是一個羞辱。（按指大戰從軍時）我現在便向我所有普通的弟兄們說：你們過活現在的日子，是大有一個責任的。我們未到完全相信自己無能的時候，萬不能去聽天安命。混亂只有使我們格

智識界的責任

外去思想。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理性」的生物，「理性」在我們良知裏是一條正路，是一盞明燈。」

他接着又說明要求社會改革，並不是感情的作用，是理性的判斷的結果。他說：「理性不能造作真理，但真理卻由理性尋求出來。現今世界裏真理已經退隱，是狼明白的一件。雖然有時有人還在崇拜他，但是狼不容易見着他的面。全靠痛苦，才使我們深深的覺着真理的所在，我們眼前才呈現出一個光明的影子。進退維谷的無產階級首先在一瞥光明中，覺着公道兩個字。隨後被犧牲者，被強暴者，被驅逐者在宛轉呼號中間也夢想溫情和平等的美麗……」

「可憐的人類！呼號是一點沒有益處！你該當自己明白。對於寡婦的矜憐，對於戰爭和飢渴的咒恨，文學家和道德家的時時吟嘆，都是些耳角春風。既然在事實上如同律師搜出許多證據，證明這侵害人權，引起禍亂的舊制度的罪惡，我們便該當決定態度，明白些說，我們該當由真理引出真理，去尋討他的根源，去做理性的事業。」

「要整理這個混亂，該當是理性當先，該當唯一，該理性。」

的力量。社會的慣律不是狠凶毒嗎？不錯的，因為他首先不合乎理性。所以我們要相信這個沒有理性的判斷，慈悲心腸是一點沒有益處的。自然是慈悲心腸本人類最大母性的良能而來，並沒有比他純潔的了。我們覺得痛苦，便可見我們內心的深處。但是這種情感是不大靠得住的，他能夠錯誤，他常常錯誤，無論他如何用得恰當。可以說他這種本性是不會差謬，不過差錯在對於事實上。所以我們看見許多羣衆常常激昂慷慨的去向着一些偶像或荒謬的事表同情，拿起一種愛情，去幫助結仇報怨的事情……

「只是在人情的慈善內面，在他愛人的心腸內面，去尋求一種改造，未免太寬泛了，或者簡直是不可能的。心頭的顫動，常常常用一種精神來節制着，當依附不能變動的理性感情發於意識，意識萬不該當生於感情，世界上最完美的，沒過於有意識的感動，項透澈的愛情。」

羅爾得斯提出責任兩個字，狠引起我一些思索：覺得我們對於社會的改革，動於感情者較多，認為責任者較少。既然偏於感情的一面，所以在事實上往往發生些可笑的矛

盾，在內心裏往往起伏些無謂的波瀾。明白些說，就是我們如果完全仗着這感情的衝動，去定方針，去對外物，我們的思想還不能夠算是澈底，我們的腳根還不能夠算是穩當！我們或者應思量一番！

我們固然人人都受了些不良社會的痛苦。但是我們對於社會改革的主張，不能全對着自家的痛苦說話，該當用「理性」來作個標準。換句話就是我們批評現社會的制度，要問他合理不合理。我們所以主張改革了他，因為他太不合理的緣故，不是因為他傷了我個人的感情。或者有時傷我的感情的事實，又并不傷別人的感情。因為幸福和痛苦依着各人的情性與環境，便各呈一種色彩。他們的色彩既然搖搖不定，我們如何能去作為實施的準則。固然人生是避苦尋樂，但是這苦樂二字要該當用「理性」來判斷一下。不然，我們的論調便難免前後矛盾，不能一貫。我們的舉措便難免昨非今是，時常搖動。其結果與個人心頭多添些懺悔與社會改革多生些轉折。這都是徒恃感情，不同「理性」的必然的現象。

我們既得着理性判斷的果結，認為真理是在面前了，我們便不可放過，便應認為自家的責任，努力的做去；或是儲蓄學術，或是養成力量，或為前驅，或作後備，無論用口，用筆，用思想，用精力，以至於用一腔血，一個命，方法雖不同，都是為盡我們在理性上面認定的這個責任。我們的環境儘管不同，我們的對象儘管有異，我們的能力儘管不一樣；只要我們認定責任，做去，我們便是一齊趨赴同一的目的，我們彼此又何所欣羨，何所愧作。

羅爾傳斯不相信大同世界的最近的實現，或者有人要笑他思想舊了。但是我們的理想無論如何高尚，我們終不可以太否認了現世界的事實。根據歷史的事蹟，我們相信人道是日向進化的途程。但是這個進化是有次序的。促進進化，要不可以太躐等，太躐等便往往生出反感，轉把進化耽誤了。社會的問題，不是空間的問題，還是時間的問題。人道該當比如一根很長的鐵鍊，每一環雖有每一環的獨立存在，但是前一環與後一環却有相輔的關係。我們偶然在一個上面，便得着以上若干環的提攜的力量，我們既受賜

智識界的責任

於前環許多的好處，我們便該當有光大先業，啓發後來的責任。我們心目中萬不可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想法，不管空間的情形，不問時間的關係，任意選擇最高尚的一種理想，要勉強去實行，敢說這是白費了力量。自家以為替後人一齊包辦，殊不知反轉為後人添了累贅。這個說法，并不是自家不肯相信自家的創造能力，是因為社會并不是一種空中的樓閣，創造該要在一個很堅實的基礎上，而才不會一經風雨，立刻頹壞。我們知道最完美的社會終久要由我們人類的力量創造出來。但是舉目四望，現社會這樣的基礎——尤其是中國社會這樣的基礎——我們便放了心嗎？不去再預備，再築穩一下嗎？立刻便在上面開始建設理想中的完美社會嗎？這樣想法，未免太樂觀一點。我們還該當有許多預備的工夫，或者我們的後人都還該當繼續我們這種預備的工夫——這個預備工夫的意思是對於人道的全體而言——我們不要錯認了我們的這個責任。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國孟北里野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

詩之一斑

黃仲蘇

目前中國新詩的發展雖是十分幼稚，然而偉大的將來已經在許多創作裏有些期望的可能。隱隱約約的表示出來，但是新詩之完成所需要的元素太多，我們當從各方面着手，例如外國詩之介紹——不僅譯述詩家之創作，尚須就論詩的各種派別，某派的主義，某詩家的藝術，都值得我們精微的研究——放大我們對於詩的眼光，提高我們對於詩的概念，都是其中刻不容緩的一種重要工作。

我自問研究法國詩的工夫太淺，冒昧從事，草這一篇長文，很覺得有些力不勝任；但我感受了種種熱烈的逼迫——情感的衝動，責任的敦促，又不能不做。假使借此可以引起同志們有系統的研究法國詩或別國的詩，或其他各種文學的興趣，那是我所最希望而求之不得的。

法國詩的範圍太大，我在本文裏祇抽出抒情詩一部分來論述，其餘如敘事詩，諷刺詩，懷舊詩等，因為篇幅所限，祇

好暫時略而不及。

六

一八二〇年是十九世紀中法國抒情詩之發展最可紀念的一年——那馬第勒的沈思詩集出版的一年——法國浪漫派文學之建基立業，抒情詩改造之卓有成效，都從此發軔，所以我用來名篇。

本篇的材料多半取給於平日聽講的筆記，及研究的結果，多半參考下列各書：

-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G. Lamon
-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Ch. M. Des Granges
-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E. Augé, et P. Croiset
-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G. Poirier

Poetry for poetry's sake——A. C. Bradley;

The Necessity of Poetry——B. Bridges;

Poetry and the Individual——H. B. Alexander;

La poésie lyriqu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 Brunière;

Cours de Littérature——F. Hénion

Les Contemporains——J. Le Maître

以及各詩家的詩集、通信集及其他散文著作。

我所譯的詩都着重在不失原意，但是學力有限，往往不能達到原詩之美的萬一，我於此不敢求讀者加我以原諒，而希望與我以糾正。

我做這篇文章完全是研究的意味，並無心提倡某派的詩或有意排斥某派的詩的冒昧，但是所下評語——除引用別人的評語之外——總不能盡免主觀的意見，和直覺的作用，也要請讀者自加審辨；如果肯指正我，或願和我通信討論，我都非常歡迎。（通信處——C. B. Huang, 1306 W. Univ. Ave, Urbana, Ill, U. S. A.）作者謹啓。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七·一·

文學之發展，猶如有機物之長成一樣。發展的歷程變遷的現象雖是十分複雜，然而總有他演進的痕迹可以供我們的探討。所以無論研究那一國的文學，或文學中之任何一種，除了整理和批評以外，還應該注意他發展史的推求。唯有這一種方法，最能使我們了然於某國，或某種文學的演進，與思想的沿革及文化的發展實有時代的及因果的關係。一八二〇年以後的法國抒情詩，是法國近代文學中最豐厚，最圓滿，也是最複雜的一部分，假使我要做一種合規則有系統的介紹，我就不能不將他的發展史約略敘述一下，作我這篇長文的背景。

（一）一八二〇年以前法國抒情詩發展之

略史

無論在那一國的古代文化史裏，都可以證實抒情詩的表示並不是什麼新奇的發明，法國又何能逃出這個人類文化演進的共同原則呢。幼稚的抒情詩——舞歌，短曲，牧唱，韻謠等等早就產生了；不過他最初的歷史，已是微渺難尋。我現在祇能從法國

抒情詩自有文字傳述的時代說起

法國南方，近羅馬比較容易感受羅馬的文化，所以南方人士嚮嗜藝術，愛好和平。第十二世紀初葉，正是法國各地諸侯王公勢力最盛的時代，安富尊榮，過他們的貴族生活，常在城堡中大張宴會合宴賓，並召集能言善辯的說客，高歌低吟的詩人，當席獻藝，為歡樂。時風所尚，於是就有一般應時而生的「特奴把度」(trouvadours)詩人，他們活動的範圍，常在拍羅梵司(Provençe 法之舊都)的地方，所以又稱作「拍羅梵沙耳詩人」(poëtes provençals)自他們這般人出來以後，法國抒情詩方才開始有了具體的音韻和格律之雛形。

他們的詩極重形式，但也有些天真的興趣。最初，他們所歌頌贊揚的，不過是朝廷的典禮和貴族的生活，後來稍才雖有表示情愛的意義。不久感嘆情愛的詩歌，便日漸加多了，情愛既成為詩人的理想，於是即成為世俗的偶像，愛為美德，涵蓋一切，乃為當時人士所深信不疑。愛是抒情詩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其有助於法國抒情詩之發展實從此始。

「特奴把度」派的詩，既風行一時，法國北方的詩人亦起而

效尤，竭力摹仿，唯恐不肖，所以北方詩人作詩的理想，亦不外歌頌貴族之生活，與贊揚情愛之神聖。在他們的著作裏，決找不出詩人個性的表示，因為他們要求其逼真，所以迷信形式，至於神似與否，他們也就顧不上了。

即以「特奴把度」派詩的形式而論，已是十分幼稚，音韻格律兩無足取，再加以十二十三兩世紀北方詩人及當時人士之一味摹仿，詩的形式之進步乃益覺遲鈍。直至十四世紀時之基爾麥德馬說(Guillaume de Machaut)出而整理，形式乃漸有可觀，但是他所造就的，並不是什麼新的貢獻，不過取些陳舊的音韻格律，稍稍加以堆砌及修辭的工夫。後來一百多年中的詩人，也不過做些馬說同樣的工作，於抒情詩之發展當然都很有些影響，但於詩之完成並沒有什麼顯著的補益。

在法國文學史裏第一個提倡改良詩之固定的形式，是十五世紀中的維隆(F. Villon (1431-1463))他排斥墨守之非，鼓吹改革舊詩之必要，所以一方面解除做詩的習俗拘束，一方面便將自己個人的思想與情感介紹到詩歌裏去。可惜當時沒有響應他這種主張的運動繼起，為強有力之援助，所以不久他這

種詩的風尚就衰歇了。而修辭學派人物所提倡的重現物質輕視精神的痼疾不損的摹仿詩，此時倒翻而日盛一日。

格勒芒馬羅 (Clement Marot (1495—1544)) 是中世紀最後的一個抒情詩人。那時候復興時代的陽光已經微微透出來了，他雖看見了這寶貴的晨曦之光，然而還不能越然自脫於中世紀抒情詩的種種習俗之拘束，所以他所崇拜的不過是那前輩的詩人，他所自勉於詩之進步的工作，也和他前輩先生一樣，完成詩之排造，以適合於前數百年詩的固定形式。

十六世紀前五十年中，希臘拉丁古代文學的光輝已經遙射到法國。意大利在當時也是盛極一時的文物之邦。於是後五十年中法國的一般少年詩人，本他們摹古及羨鄰的熱忱，大鼓吹其法古主義——這種效法希臘拉丁古代文學的運動，並不是退步的——舉十一世紀以來數百年的法國古詩之習俗的規律，固定的形式，一掃而空之。其實形式之改變，規律之重定，影響於法國詩者還不十分重大，最是那些詩人與希臘拉丁文明的精神接觸，能為法國詩開一新天地。抒情詩的源泉便重行在這裏發現了。限止思想與情感的舊模範被這班少年詩人打得粉碎，如

今他們才知道有了新的自我，他們的宇宙觀人生觀及對於大自然的感慨，都借着他們個人直覺的情感與思想，一一在他們的詩歌裏表示出來。這些自身的經驗，個人的情感，從前祇有唯一的詩人蒙梭可以運用，此時已成爲詩人普遍的權利，抒情詩的重要元素了。

復興時代的思想變化，改造了法國文學的全體，但是最先着花的第一枝還算是抒情詩。在這個時代用力於詩之完成的工作有七個有名的人物：龍沙 (Ronsard) 車拜雷 (Du Bellay) 巴夷夫 (Baillet-Latour) 貝倫 (Bellevue) 笨德爾第 (Portus de Thyard) 多拉 (Dorat) 和訖忌耳 (Jodelle) 他們這七位都是古典文學効忠的護持者。除訖忌耳一人外，餘皆爲重要的抒情詩人，其中以龍沙與車拜雷爲最顯著。他們這派新詩大與舊詩不同，我現在且撮要的說三點：(一)代三類與前派長短句詩 (Ballades et rondeaux) 而起的，有抒情短歌，odes 晚詩，dithyrambes 等；(二)排斥普通俗語及撒隆與馬羅所定的詩之格式不用，他們以爲這些都太浮淺鄙俚，不能表示人類高尚的理知，他們所孜孜爲務的，便是用力於超脫，典雅，與顯明，等等詩的特

色；(三)法國文字既不夠用，於是就不能不借用拉丁文字去擴充法國字典之範圍，以調澤時之色采，並補益法國語言之不足，「在法文裏說『文及拉丁文』」(François Perrotin, 1905) 是他們所提倡而又篤信的。

龍沙在這一輩詩人裏要算是最出人頭地的，他的同志奉他如領袖，他在當時真是光輝四射的明星，聲譽之隆，一時無兩。然而人類思想的進步，往往找出古人的破綻，不使他們享受永久的榮譽。龍沙雖是一個大詩人，但也不能逃出這個自然律的選擇。果然到了十七世紀的前一二十年之中，不滿意於龍沙派詩的聲浪就慢慢的傳佈出來了，其實，嚴格的说，龍沙派的詩確有種種缺點：文字粗疏不合文法，表示過於權隘，缺乏尊嚴，齊整，和理解。當時即有一派人要想挽救這種弊病，所以就有推崇規律與秩序的趨勢，乃有所謂認定的詩之標準，而作者之辭句文法，及音韻等每皆能引起讀者嚴刻的評論。時風所向，固本加厲，於是詩人個人之自由，消滅無餘，每有所作，必須絕對的服從規律的約束，對於這種運動加以有力而援助與推廣的建設底詩人，便是馬來伯 (Malherbe, 1585-1632) 轉到他於法國文學

的貢獻，總算是可觀，不過他所看重的完全是客觀的表示，與週知的一致，至於主觀的感懷——抒情詩中之重要元素——他却視之漠然。在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明明白白看出他抑制個人表示情感的自由，以就範於固定的規律了。繼馬來伯而起，改進十三世紀的古典主義，使這派文學能卓然自成一種主義，於文學中有所建樹的，便是尼哥拉司伴阿累 (Nicolas Boileau) 他極端的推崇理知，「唯真為美」(rien n'est beau que le vrai) 是他所深信不疑的。他決不是個高於空想，放縱感情的詩人，而是個精於描寫，注意觀察的作家。他所擅長的是批評學，並不是詩。然而他這種文學的唯理主義——看重真理的觀察，與客觀的描寫——實大有影響於當時及後來法國抒情詩之發展。

那曾經在復興時代裏發現的抒情詩之生機，一再見阨於馬來伯伴阿累於是自十六世紀中葉至於十九世紀初葉，其中百數十年，真正的法國抒情詩簡直絕跡不可得見。衰微的原因甚多，但撮要說來，約有兩點：(一)馬來伯的詩之改革運動，伴阿累之促進古典主義，實不曾抑制情感的表達，加抒情詩以封鎖。(二)從歷史方面看來，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在位的時候為法國

帝王最有勢力的時代，大權集中，作威作福，此時文學之產物——戲劇，小說，詩歌等等皆成爲貴族階級之娛樂品，表示自我的著作，在這時候確不多見。但在悲劇方面還有兩個不能不數到的重要作者——高兒奈葉 Corneille 與拉細勒 Racine 他們的悲劇是用亞力山大律 Alexandrine（每一詩句含有十二個韻音）寫就的，在形式方面看來，這與後來的抒情詩沒有多大的影響，不過我們要曉得高兒奈葉是以表示人類意志之強見長，而拉細勒復善於分析心理的作用，描寫情愛的衝突，他們雖是古典主義的服從者——崇尚客觀，推尊理知，然而總多少散佈了些主觀元素的種子到文學裏去。在喜劇方面也還有一位世界的作家，這便是莫里也而 Molière 他天生是一位敏捷的觀察者，深刻的諷刺家，他的著作除用韻語以外，兼用散文體，他有見於人類因勢利的劣根性所發生出來種種言行，實不適於人類的生活，復有恃於帝王的寵愛而無所忌，於是嬉笑怒罵大加時人以諷刺。路易十四朝上的貴族人物，除了這位專制魔王以外，沒有一個不受了他的唾罵。莫里也而這種客觀的諷刺作品，又引起了一位同時描寫人類劣根性的諷刺詩人，拉風代勒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La Fontaine 他做詩從來不專守亞力山大律的拘束，他祇求其能表達意思，聲韻和諧。他看人類和其他的動物沒有什麼差別，在他的詩裏，鳥獸，蟲魚，都佔了人的地位，言語動作，與人無異。有人說他這種滑稽的筆墨是一種開生面的訓練方法。實不盡然，他詩裏的獅，狐，兔，等等都有所指——諷罵路易十四及其他的貴族人物。

這種客觀的含蓄的諷刺著作，實爲十八世紀初葉感情文學的先導，此時帝王的勢力業已漸弱，而淫奢之惡習猶存，民間鬱抑不平之氣漸直接託諸散文以行於世，如拉伯呂也而 La Bruyère 的 *les caractères* 塞西爾 Saint-Simon 的 *Mémoires* 孟德斯鳩的 *波斯人之通信* *Lettres Persanes* 幾種作品皆於當時的社會及貴族階級多所不滿，深刻的描寫，諷刺的文辭，多少都含些主觀的感情作另行用。同時孚物拿華 Vauvenargues 曾說：『整個唯心主義，他以為『偉大的思想皆自心出。』』*Les Grands Hommes Vaincus Du Coeur* 抑制情感以推展理知，在他看來實是件妄舉的事。他以為情緒與理知實是互相贊助的，而且理知之所以有價值，就因爲人類能根據求真的熱誠

去發明，去實踐，否則理知之意義又何能實現。這種論調在當時極能增加感情文學的生長力。

福祿特爾 Voltaire 的悲劇，雖是古典文學復興的作品，但已含有宣傳的意味。他的人道主義，實為後來抒情詩人所極推崇，復從而加以宣傳的。

十八世紀前五十年中真能在文學方面別開生面的當推柏賴孚士特 Pierrot 他的嬌僕來哥 Manon Lescaut 一部絕妙的情寫情愛的小說，溫柔細膩，一時無兩。他這部書的價值，我們於現在看來，並不在他文學之本身，而在作者敢於介紹嫖蕩許久不敢取用的情愛元素重行再到文學裏去——法國的散文從此便增加了些新鮮活潑的意趣和雋美艷麗的色采。

約翰俠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作品出世，法國文學界便起了激烈的變化。個性之確定，愛之實現，描寫自然的藝術，表現情緒的自由——這些種種全是後來抒情詩中寶貴的元素——都先在他兩作品裏盡情披露出來，為後來的浪漫派文學作先導。盧梭雖不是詩家，也沒有做過詩，但是他散文作品所貢獻於詩者，比較他無論那一個前輩文學家都要豐厚而可貴。十

九世紀法國抒情詩的種子實萌芽於盧梭的文學作品之中，所以要比較的詳細介紹他。

自然與愛是盧梭生命的偶像，藝術的主義，著作的主。他所憑藉以表現這兩種元素者，就是人類共有的，而又是他所富有的，主觀的情感衝動。他說：

「較之電光尤為迅速的情緒，充滿我的靈魂，但他並不照耀我，他焚燒我，他眩惑我。（見懺悔錄第1卷第三章）

「Le sentiment, plus prompt que l'éclair, vient remplir mon âme; mais au lieu de m'éclairer, il me brûle et m'abîme。」

他的為人和作文，都完全是受他情感的支配，絲毫不加以抑制和文飾。他很有自知之明，曾經將他自己的個性，直接在懺悔錄及盧梭論約翰俠克兩本書上，詳細說出，我且據譯數段以便我們容易認識他：

「他所恃於他的感覺者甚多，假使他道德的感覺不加以抑制，他所恃於感覺者必尤多，就是有了這種活潑的感動，他仍舊是一樣。美麗的聲音，美麗的天，麗美的風景，美麗的湖，花香，美麗

的眼睛溫和的面孔，這些種種都在刺穿他心虛之後，於他的感覺上引起一種激烈的反動」(見盧梭論約翰·阿克第二段談話)

“Il dépend beaucoup de ses sens et il en dépendrait bien davantage si sa sensibilité morale n'y faisait souvent diversion, et c'est même encore souvent par celle-ci que l'autre l'affecte si vivement. De beaux sons, un beau soleil, un beau paysage, un beau lac, des fleurs, des parfums, de beaux yeux, un doux regard, tout cela ne réagit si fort sur ses sens qu'après avoir passé par quelques cotés jusqu'à son cœur”

「我手裏握着筆，對着桌子和紙，決不能做一點東西。這是在散步岩石森林中夜裏林上睡不著的時候，我在我的腦子裏作文。」(見盧梭第一卷第三章)

“Je n'ai jamais pu rion faire la plume à la main vis-à-vis d'une table et de mon papier, c'est à la promenade, au milieu des rochers et des bois, c'est la nuit dans mon lit et durant mes insomnies, que j'écris dans

mon cerveau.”

他的名著除靈悔錄 (Confession 盧梭論約翰·阿克 Rousseau sur Jean-Jacques 愛米耳 Emile 等以外，最有影響於法國之抒情詩者——特別是浪漫派的詩——當首推他的愛情小說新哀果亞伊司 *Novvelle Héloïse* 或稱許妮。Julie 這本小說是用通信的體裁寫成。書中叙一女子名許妮與她的年少先生聖迪德 Saint-Preux 相愛。但她的父親不願意將她嫁給這個平民，許妮無可如何，便與一位老紳士德瓦爾馬 De Wolmar 結婚。她的丈夫後來曉得她的愛情別有所鍾，於是就將她迫逐到她的家裏，和許妮相見，並且讓他們享有談話、出遊的自由。在這種凶惡的試探之中，他們都能以謹自持，不過情愛的舊印象，總是常在他們心目中顯現。後來許妮得病，臨死的時候，才將她深藏心底的舊愛宣布出來。聖迪德到了這個時候，也祇有悲憤萬端，抱恨終身罷了。

我現在且將這本書上的通信撮譯幾段，表明盧梭假情及寫景的藝術。

「啊，許妮！假使你能常像現在這樣年少而美麗，我將求天賜

我知道你永遠愉快，以我終生的時間瞻仰你一次，僅僅一次，再度我餘下的一生，活在距離你住所遙遠的地方沈思冥想，並在岩石間敬仰膜拜你。但是，唉！這顆永不休止的星之迅速，他飛着，也隱也跑了，機遇也逃走了，你的美，你的美也同樣將有終了，期限；你的美終有一天衰敗消滅與那未曾採折而凋落的花一樣；我呢，這時候，也祇有嘆息痛苦，我的青春於是虛度於涕淚並斷送於悲哀之中。想啊，想想，許妮我們為求歡樂業已失去的年月。想想這些年月已一去而永不復還；再想想那未來的時日，假使我們隨意放棄了，也必將同樣的過去了。哦，盲目的情人呀！你祇求虛空的幸福，在那時候我們將不復存在；你重視過遠的將來，你不覺得我們都將無止的間隔於盡，你又不知道我們消耗於情愛及艱苦的靈魂，必將溶化，流散和水一樣。」（見新哀羅亞伊司第一卷第二十六封信）

盧梭自身過了一輩子的浪漫生活，失戀的痛苦，是他所飽嘗的，所以他寫出來的失戀之心理，自然是十分沈痛而激烈的，請看：

「甜蜜的希望，你養活我，欺騙我了許久，現在竟不回頭拋

我走了！現在不屬於我了！我永遠失了她！她將擺脫他人！哦，痛苦！哦，酸楚！無信的女子！啊！你將永遠成為：恕我啊，恕我，夫人，乞你可憐我的憤怒：否，我將永不使你或我羞愧，完了，我們應該各自拋棄，我們應該分手了。這德已命令終止，願你的手將這命令傳遞出來，願我們相忘：至少也請你忘記了我」（見新哀羅亞伊司第三卷第十九次通信）

這是何等熱烈而悲痛的文字！

盧梭不單是長於敘述情感之衝動以表現愛之為誠摯而迫切；並且是善於描寫自然界種種美的現象。晨曦之光，夏夜之星，雨後的草香，和濕泥的氣味，森林的幽暗和寂靜，虫之飛翔，鳥之高唱，着雨的葉，將謝的花，鐘聲的顫動，波紋的圓漾，這些種種祇要經過他感覺視覺嗅覺的接觸，都在他的腦經裏留下些美的印象；再經過他情緒的感化，想像的運用，於是這些自然界美的現象，都滿含着詩意，在他的散文裏一一顯現出來。

他描寫自然之美的文字，往往還有敘述愛的意義。風景以情愛的緣故更加美麗，情愛亦以風景的關係更加濃厚，情經美化，景經變化，情之風景，已溶成一片，於是他的散文便益覺鮮麗活

悲哀感動人了。我且選擇幾段這類文字來證實我這些話不是無稽之談。讀者：

「走近那些舊跡之處，我覺得不很舒服，我抑制自己並藏着我的煩惱。於是我們同來到這個所在。這塊幽靜的地方做成一片荒野而孤寂的境遇，但是附藏許多使敏捷的人們耳喜其他的人們害怕底美。溶解的冰雪，雖我們不遠，化成一條夾着泥沙碎石的瀑布流着，在我們後面有一帶接連着阿爾卑山中冰河的岩石……在我們右邊，黑松的森林很憂愁的蔽蔽着我們……在這些偉大的風景之中，我們站着的這一塊地方，竟裝飾成了一處可愛幽野的休憩所。有些泉水從岩石中穿過過來，在那綠草地上作成晶亮的細流流着了，在我們頭上有些野果的樹垂着他們的樹杪，鮮濕的地泥蓋滿着花草。拿這樣溫美可愛的所在，與其他環繞這塊地方的一切事物比較，這塊幽寂的所在，好像是應該成爲一對逃奔自然界的情人之隱遁所。」

「看我們站着那塊地方的時候，我默想了一會，用着我一雙眼望着許妮說道：『怎麼！你的心一點沒有對你說什麼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詩之一斑

解麼？對於你所愛好的這塊地方，你也不覺得有些什麼秘密的衝動麼？」於是不等她的回答，我傾着地走向岩石上去，我將各處觸到着她的腳腕的地方都指給她看……我帶着些急切的情感，對她說：『哦，許妮！我心中的永遠愉快，這就是那世界上最忠誠的情人，從前爲你感傷嘆息的地方，這就是你願貴的容貌令人欣愛，並且預備將你自己交付給別人的所在。當他人在這兒看不見這些菓子和樹木的時候，草地野花也不再裝成這樣的區別，河流也不再分成這些段落，鳥雀也不再在這裏展弄他們的歌唱，阿爾卑山中悲哀的鳥鳴，可怕的鷹鷂，倒轉在這山谷裏狂叫，大堆的冰塊，懸滿了這些岩石，雪花是樹木唯一的裝飾品，在這裏却祇覺得最多的蕭蕭，寒霜的恐怖，我心裏的熱火，祇能使我支持這種境遇，常常整天想着你在這兒度日。那就是遠遠距離你快樂而住所，我常常坐在上面深思幻想而石頭；在這塊石上曾經寫些觸動你心的字兒，這些鮮明的小石頭我常用來標刻你的別號；在此地，我會跳過冰河去接受你那封帶着糾紛煩惱的信。在那兒，我重複讀過千次接吻你寫給我最後的這封信；在那山邊，

一五

有一個虛空而黑暗の孔，我度量這個虛谷の深度，最後，這就是我和你哭別的地方，並且誓不再來追隨你。常常被我所愛的情女呀，哦，爲了你，我才誕生，我可該在這些同樣的地方重行找着你了，並向你陳訴與你別後我所度過的苦惱光陰啊！

我還要留下說，但是許妮看我走近山邊，很覺害怕，就握着我的手，她拉着我的手，一句話不說，溫和可愛的望着我，用力長嘆了一聲，於是立即轉回她的眼光，抱着我的手臂，帶着一種感動的聲音說道：走罷，我友，此地的空氣，於我不甚好咧，我嘆息着便和她走了，但沒有回答她……

「晚餐之後，我們登在沙岸上，等着開船的時候，不覺得月亮已升起來了，湖水也漸平靜了。許妮催我回去，我伸手扶她上了船，便坐在她身旁，我沒有想到要放了她的手。我們在深沈的幽靜裏相對坐着，整齊的船聲，簡直要引我入夢水鳥的快樂歌聲使我追想昔日的愉快，並不使我喜悅，反而使我愁悶。我覺得我從前所抑制的悲哀漸漸的膨脹起來。晴朗的天色，空氣的新鮮，月兒的溫柔光亮，環繞我們震動的波光，感覺底最可愛的集合，與這個最貴的寶物之聚首，都不能將我心中層層疊疊互相

映射的愁感移去。」（見新哀麗亞伊司第四卷第十七封信）像他這樣的散文詩自然是很容易引起後來許多詩人的羨賞與摹仿。

盧梭雖是這樣活動的提倡文學的改造，當時祇有一個文學家和他表同情，這就是以保羅與維爾紐尼 Paul et Virginie 這一部哀情小說得名的聖彼得 Saint-Pierre 他確是盧梭的高足弟子，他的作品也是以描寫愛情與自然見長。然而像盧梭那種情景相生，美愛相化的文章，在聖彼得的著作裏已不多見。但是他滿含詩意——富有美和愛——的描寫散文之於抒情詩，也和盧梭的著作一般，以同樣的原圖發生極大的影響。

十八世紀之末還有一位法古的詩人昂德雷諾尼哀 André

Chénier 他的母親是一位慈祥聰文的希臘婦人，諾尼哀之嗜希臘文化，實在是受了他母教の影響。在他摹仿古希臘的著作裏，及他的藝術觀的兩方面看來，我們可以認他是法國維持古典主義的最後詩人。他的成績很有可觀，他著作簡直有龍沙仲阿羅與馬來伯的遺風餘韻，所以人都叫他爲仲阿羅的高足弟子，又有新龍沙之稱。但是他是個生長在十八世紀末年的

人，所以他相信人類進知常有進步，對於宗教不但懷疑，並且排斥甚力，至於他羨贊科學進步之熱忱，直與他懷古的心情並重。他以崇拜美的信仰而論，諾尼哀又可以算是浪漫主義的先驅，他以描寫的文字，代替刻繪的筆墨，隨意採用浮泛的含蘊的辭句，表示他超脫的思想與高尚的情感。至於韻律，他也排斥，盡力山大韻律不用，創了許多較有變化的較有力量的音韻，以傳達他濃厚清雋的深情。因為諾尼哀的詩裏有了這許多新的元素，所以我們往往找出他的詩與他後輩詩人的詩之相似點。古典派的詩，到了諾尼哀的時候，要有些復興氣象，但也可謂之末運——叫他作結束時期，因為此後就沒有維持古典主義的同志繼起，而浪漫運動，則已漸由隱微時期，以至於實現時期了。

法國的浪漫主義之成立，原因極多，而其有關於抒情詩之發展者也極爲複雜，茲爲篇幅所限，不能作詳細的討論，祇能撮要的敘述一些。浪漫主義的來源約有兩點：（一）本國文學之變更，（二）外國文學之影響。十八世紀本是鼓吹人道主義的時代，人格到了這時候，才有了重行估定的價值。思想脫牢籠，情緒亦漸發展，愛好自然表示自我之心，更不可抑制，於是就產生了文

學中的個性主義。盧梭就是這種運動的先驅，這種主義的鼻祖，其後蝦多伯里昂與德司大耳夫人 *Mme de Staël* 即繼承他的主義而光大之以創立浪漫派的文學。

英國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哲學科學均極有可觀，尤以文學爲一時之盛，到了十八世紀的時候，哲學文學科學更爲發達，於是英國乃成爲法人的理想國家。法國學者之留學於英國者日見其多，福爾特蘭 *Voltaire* 之介紹沙士比亞，孟德斯鳩之贊美英國政府之組織，皆可證實英國文學與思想之有影響於法國學者的頭腦。後來到了蝦多伯里昂介紹英國文學的時候，更較切實，沙士比亞的真正戲劇在法國比較從前更有勢力，優秀的詩也在此時更引起法人的羨慕稱贊，所謂潮派 *Le school* 詩人的詩，如物癡物詞 *Wordsworth* 羅普 *Rouley* 柯耳立基 *Cobb* 等的著作，直到此時法人才有所見聞，此猶就其外表面言，其最要者還是蝦多伯里昂自身受過英國文學影響之後，所貢獻於本國文學之精神元素：（一）情感衝動的表示更較昔人急切真摯宜洩無遺；（二）他文學裏所含的地方色彩亦較前人更爲濃厚；（三）平日於色慾宜的心緒至此益覺沈痛，一變

而爲悲觀主義。

德國雪內 Schiller 及哥德 Goethe 的詩，此時業已有些譯成法文，不過使法人能真正了解於德國文學特性的人，還是德司大耳夫人介紹德國文學的功勞。她因爲與拿破倫有隙，不能安居於法，於是遍遊歐洲各國，如英俄意德葡國，都有她的行踪。她對於英俄意葡國的文學，也徵集並介紹了，不過她所最關心愛護者，還是德國的文化。她在德國論 De l'Allemagne 一書裏，舉她所研究過的德國的文學、宗教、哲學、科學，都盡行介紹過來，這一部書不獨引起法人羨慕德國文化的心理，並且一方面傳播她文學必須世界化的主張，一方面敘述並鼓吹德國浪漫派的文學，使同時的及未來的法國浪漫派作者得有所考證。

浪漫主義這個名詞雖有許多研究文學者下過定義，但都是空泛無當，不能涵蓋一切，其實這似定義真不易下，決非數十字所能解述明白而又包括無遺的。我且列舉其幾條重要元素來說明他的性質。浪漫主義所含有的：(一)尊重中世紀的藝術；(二)啓發人類對於自然界及世界的新觀念；(三)引起人類對

於非常的事實之興趣；(四)擴充文字的範圍——引用外國字並創造新的辭句；(五)破除一切習俗的拘束；(六)提倡個性的完成；(七)看重主觀的表示；(八)忽視心理學與科學——思想的藝術與理論的藝術竟爲他們置之度外。看了這幾點，我們至少可以明白浪漫主義是一種反抗古典主義發展個性主義的藝術運動。正當這慘酷流血的革命之後，社會方面政治方面一切腐舊的制度，均已大失信仰，個人活動的範圍，愈加擴大，各種新的思想與理想，復加以誘導與刺激，於是個人所感受之印象與經驗益多，而其所以欲表示種種情感衝動之心也是更加迫切了，情感的衝動在這時候，雖然是滔滔澎湃，如同大海裏的怒潮一般，但是還不能完全脫離國有的文學拘束——新抒情詩的面目。德那微尼 Delavigne 因他一部提倡民族主義的抒情詩集，美在人 Les marseillaises (1816) 竟大受時人之歡迎。可惜他抒情的衝動，還不是十分有力，使他能獨立於修辭學的影響之外，以表示他的情感。其後有德盼得爾摩爾夫人 Mme Desbordes-Valmore 也做了些動人感性的詩，她雖然沒有受過完備的文學訓練，但她能操縱她情感的衝動，以寄託之於詩。然而

她這不能有什麼天才的貢獻，直等到那馬第勒（Mabius）的沈思詩集（Les Méditations）一八二〇年出世，法國抒情詩才有了新紀元。

（五）法國抒情詩之三大派別

什麼是抒情詩，我們用不着去下定義，實在也是件不必的事，祇當他是表現生命的一種藝術，他的泉源本是發源於人類深沈而神祕的心底，他追求的途徑却又是順應着時代的變遷，思想的趨勢，永遠不止的向前延長，他是件活的藝術——常常生長的心情之產物。他的定義永遠是不能定的。拿已往的法國各派抒情詩之發展，預料未來的法國抒情詩下一個定義，實在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為學術思想之進步影響於詩人之藝術觀及作品者極大，而又極複雜，我們對於未來的學術思想既毫無明確的概念，又怎能用有限的過去或斷偉大的將來咧！所以我說抒情詩的定義不是勉強可以下得了的。

但是已往的法國抒情詩，還是可以供我們研究的。法國革命以後學術思想極發達，詩人對於藝術的觀念反其貢獻於作品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者皆各有其不同之點，即同屬於一派之詩人，亦復各有其特性的表示，個人的主義——嚴格的說，他們簡直是各有派別，自成一派，——但是他們相互的關係極為複雜而密切，茲為研究的便宜起見，我不得不將一八二〇年以後的法國抒情詩按部按（Le modèle berlioz Polka et autres）等幾位近代文學批評家所擬定的三種派別：浪漫派（Romantisme）、巴拉司派（Barthes）及象徵派（Symbolisme）分別論述之，並於每派中擇取幾位代表作家，及他們的代表著作來說明同源及異派各詩人的異同之點。

（一）浪漫派的抒情詩

抒情主義（lyrisme）是浪漫派詩顯著的特性。這派詩中所表示的往往是情感的現象——愛好與怨恨、希望與失望、誠懇與煩悶、歡喜與悲哀等等情緒的表現——多於理智的思想。這般詩人所詠嘆歌頌者就是一切人類間有的情感，與世間一切引起人類共同情感之事物，他們詩裏的嘆息與微笑都含有人類深沈的悲哀與普遍的愉快！他們以天賦的才知，個人的情緒和經驗，去推理、想像，並描寫宇宙與人生。這樣看來，他們贊美，或咒咀

宇宙與人生，都無非是爲人類作同情的呼籲，不過他們還各有其個性與主義，所以他們表示的方法也各有不同。

浪漫派的詩人對於法國抒情詩之解放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便是文字與韻律之改造，維克多於哥 Victor Hugo 就是推翻文字中舊制度底最大的革命元勳。自有了文字的改造以後，詩人才有任自選擇辭句的自由，各種名詞也才有了同等價值與適當的意義，詩從此才成了真正表示情緒的文字，那隱晦以巧隱的文字爲詩之裝飾的舊習俗，也直到此時才推倒。

其他與於哥同時及繼起的浪漫派的詩人對於文字之修改，都各有所貢獻，他們共同的工作，約有兩點：（一）恢復一切文字之在古典主義文學中業已失去專門的和普通的意義；（二）屏除一切誤謬的習俗的文字之拘束，直接研究文字固有的意義，而應用之於詩，至於他們對於文法的信仰仍舊與前人一樣，遵守嚴格的規律，不爲有意的破壞——獨有那馬第勒與於哥諸人敢大膽的放縱他思想和情感的馳騁，重視他天才和理知的運用，不甚注意於文法的構造。

精神到這時候也有了同樣的進步，浪漫派的詩人決不拿詩

當作裝飾品的藝術，做詩的法程不必限定是那幾條規則，至於詩句之緩音亦祇求其適於心悅於耳，不必勉強服從十二緩音的亞力山大律，所以以十十十十緩音詩句，到了這個時候就可以變作十十十十或十十十十或十十十十或十十十十各種緩音的詩句，以及其他更為自由的韻律。他們這般詩人選擇字眼，往往是由字的聲調和緩音，聯想及於字的性質和意義。他們深知字的聲調及緩音之輕重，長短，高低，快慢，與感覺之銳鈍，情緒之弛張，思想之斷續，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總而言之，他們看重韻律，是有所為而為的——他們為他們的心情歌唱，同時又使我們聞歌的人，或讀詩的人，感受一種神聖的美感，以引起他們同樣或殊異的情感之衝動。

法國浪漫派的詩，本是繼承盧梭以後各散文作家的一種新成績——假使我可以拿一種文學的發展，譬作有生機的蓓花之樹，那我就叫牠作浪漫派文學第一朵美麗的鮮花，因為浪漫派文學運動者之明張旗鼓，創言派別，最先實有賴於抒情詩之貢獻為多，——詩的方面固有所結樹，浪漫派文學乃於是建築基業。這樣看來，可見這一派的詩在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所占重

要的地位，可僅憑學力所限，不能作大規模的具體介紹，祇能勉力在這一篇的詩裏擇取五位代表作來論述一下，並試譯各位作家的名篇數首，以說明他們各人底詩的特性，及藝術的觀念。

(1) 阿爾風司德那馬第勒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

阿爾風司德那馬第勒以一七九〇年之十月廿一日生於法國的馬貢 Macon。他的母親在當時婦女界中為有名之文學作家，為人亦慈厚多情，生子一人女五人。我們這位詩家就是她的獨生子，他們兄妹最能相愛，家庭雖不甚好，然而那馬第勒孩童時代的家庭生活，確是滿含愉快的意味。故鄉的風景，亦常常引起他喜愛自然之美的性情，少年時代的釣遊與風生活，也濃給他些機會，感受許多深厚的詩之印象。

他的教育最初是受他母親的教訓——溫柔的感化，美的訓練，已在此時開始培植他詩才的發展，稍長，就學於一位神甫，後來轉入Beller 的公立學校，最後升入里昂 Lyon 的法國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畫

高等學校。惟於科學的興趣，極為淺淡，對於羅馬古學有辨證理論的著作，亦不甚注意，讀那風代勒的諷刺詩，便感受了一個人生醜惡的印象，他所愛好的乃是足以引起人類誠摯、溫柔、甜蜜、悲哀、種種情感的著作，所以他在古文學及近代文學的作品中，最愛讀的便是他母親所教授的荷麥 Homer 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密耳敦 Milton 波迫 Top 彌倫 Byron 等詩人的詩集，本國方面的文學最使他傾心拜倒的，是盧梭的新哀麗亞伊司德使得的保羅與維爾而細尼蝦多追里昂的亞大那 Atala 的勒 Rene 德司大耳夫人的德國論等各種著作。

那馬第勒在法國第一次復辟的時代（一八一四年）曾做過路易十八的侍衛，百日革命之後便復歸於他平民的境遇，以遊歷為生活。一八一六年作阿爾卑 Alps 山之遊，這一次出遊的結果，祇博得一件悲哀的奇遇，這悼情人，心傷無限，於是有一八二〇年沈思詩集之刊行，他的詩名之盛，實自此始，法國抒情詩之真正有所建白，亦自此始。一八二一年路易十八復委任那馬第勒為出使佛羅郎司 Florence 公使之秘書，一八二三年復有新沈思詩集 Les Nouvelles Méditations 及其他著作之

刊行，一八三十年又作和詩集 *Les Harmonies*。同年，那馬第勒便發遣入法國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夏爾第十推爾後，那馬第勒去職，一八三二年獲其妻女作東方之遊，希臘、西利各地都有他們的行蹤，他並作有遊記，詳記此番遊歷。一八三二年被選為拜格 *Berges* (北方) 的代議士。在這幾年歐洲生活中，他還做了三集敘事詩：藍色國 *Joaze* (一八三六年)、天使之聖潔 *La Chute d'un Ange* (一八三八年) 及一部抒情詩集，題詩集 *Les Recueils* (一八三九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他很活動，居然以詩人的聲望，及政客的資格，號召羣衆，爲革命的領袖，身兼外交總長，及其他重任。至一八五一年，路易拿破崙 *Louis-Napoléon* 當選爲總統後，那馬第勒始漸失勢，被屏下野。此後暮年的生活，十分困窮，詩名雖日盛，而負債亦益多，竟至含愁茹苦，勞其心血，以賣文爲謀生之計。後來帝國政府以迫於民衆的輿論，乃於一八六七年發給他五十萬法郎的年俸，以示優待詩人之意，但他受着這種優遇，也不過兩年，竟於一八六七年之二月二十八日去世。

那馬第勒詩中最重要的基本元素約有三件：「自然」「愛」

「與」「死」他雖不是嚴肅的長於刻繪「自然」之美，但他非常的好「自然」而又善於描寫他自己因「自然」之美而感動的種種情緒。「愛」是我們這位詩人理想化的偶像，但因為「愛」也飽嘗了許多痛苦的經驗，所以他寫愛情詩時，總帶有些哀的色彩，不離娛樂的意味，他之咒咀「死」贊美「死」，想像「死」，就因為他的情人都是早年夭折，悲悼之餘，隱含有怨恨之意，與眷念之情，無可如何的安慰方法，祇好期之於未來的世界——他的信仰宗教，不過是他失望的反動，他的理想上帝，也不過是他空想的結晶啊！

我與其這樣浮泛的亂說，不如引譯他幾首有名的詩來作參證，請看：

湖(莊) *Le Lac* (作於一八一七年九月，譯自沈思詩集)

按那馬第勒於一八一六年轉遊阿爾卑山之後，即在沙姆哀 *Samol* 地方與一位老僧生之妻夏爾夫人 *Mme*

Charles 相遇，她是一位妙齡美貌的婦女，那馬第勒與她一見即傾心相愛，舉之如理想情人，稱她作「珍妮與愛爾」

維爾 *Julie et Elvire* 此詩即爲追叙當年泛舟湖上之

樂而作。

此時夏爾夫人已得病甚重，就是那馬第勒自己也曉得她病難再起，所以詩中已略含悲傷之意，果然不幸，夏爾夫人即死於本年十二月之十八日，去那馬第勒作此詩時，僅兩月有餘！

我們仍舊常常不回報的向着新岸走去，
在永久的深夜裏感慨忿怒；

難道我們永遠不能在時間無盡的海（註二）裏

拋銷作一日的勾留？

潮啊！年日業已完了他的期限（註三）！

總應該重行看見你這些可愛的波浪，

看啊，我正獨自來坐在這塊石上，

這就是你曾經看見她所坐的地方！

你汨汨不止在深沈的石礁下簾着，

碰在石上你就破成無數的波紋。

風也引起你的浪花，

撒到她令人敬愛的腳上。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那一夜你還記得麼？我們在浪靜星泛舟，
遠遠的祇聽見波上天下。

接着節奏拍着，你那些和諧的波浪底

搖搖擺擺。

那不能了解的聲音忽然對着愉快的湖岸
擊出些回響，

波浪也注意的聽着，那使我愉快的聲音

留下了這些話：

哦，時間啊！停止你的飛揚！你們，快樂的光陰，
停止你們的進行！

讓我們玩味一生中最美麗的

迅速不可留的愉快！

世上不幸的人們懇求你，

為他們快快的流去，

你要注意於那些虛度時日的人，

忘却那些快樂的人們。

但是我在空有所要求，

時間逃開我跑了，

我對着這良夜說道，「慢些啊，」但是晨光

將要消滅那黑夜了。

相愛啊，相愛！在將去的光陰裏

我們要迅速，尋樂！

人既沒有二港，時間也沒有邊岸，

他走了，我們也過去了！

嫉妒的時間，難道這甜蜜的光陰

情愛曾在其間射給我們那些浪濤一般的幸福

也能像那不幸的時日，

用同等的速度遠遠的離開我們麼？

怎麼？我們至少都不能保存這度迹麼？

怎麼？過去的竟是爲着永遠的麼？怎麼！竟完全失落了麼！

時間曾經給我們些「甜蜜的」光陰他現在又消滅了他們，

將來竟不再拿這些幸福之日賜還我們麼？

永遠，虛無，過去，暗淡的源淵，

在你們吞滅一切的時候，你們做些什麼？

說啊！從我們這兒強奪去了的完美的愉快

將在何時給還我們啊？

哦，湖啊！無語的石礮洞窟！深暗的樹林，

時間餘留下你們，或者他能使你們不老，

你們要保存那一夜，保存啊，美麗的自然，

至少牢牢記着那件事！

任你在平靜的時候，任你在瀟瀟的時候，

美麗的湖，在你那帶笑的山邊，

在幽暗的松林裏，在荒野的磐石上，

任他們都有了你的波浪！

任這輕風吹着，過去，

任你那片邊的聲音重複的響着，

任那銀色的星兒閃閃的用着他溫柔的光亮，

照着你的湖面！

讓這風悲嘆着，讓那蘆葦愁嘆着，

讓你情香的空氣浮飄着，

讓他們看着，呼吸着，並且聽着，

都說道「他們業已相愛了！」

(註一) 這首詩的題目，最初叫做「詠B湖」*Ode au lac*

G. B. 後來經他自己改作「湖」據我考證所得，這就是沙丹真地方的布爾諾湖 *Lac de Bourget*

(註二) 原文爲 *l'océan des âges* 可直譯作「年海」這

是約翰那 *Leonard* 詩人舊名辭，而又是那馬第勒慣用的
一個比喻，我因為怕意義不易了解，所以沒有直譯，

(註三) 這是那馬第勒自創的一個抽象的想像的新名辭，
用來解釋年日週而復始的意義。

我們讀過這首詩，很容易聯想到我在前一章裏所引譯成梭
新哀羅亞伊司中的第一卷第二十六封信的一段，及第四卷第
十七封信的最後一段。這種相似之點，我以為不過是偶然的，決
非那馬第勒有意去摹仿盧梭的結果。他們所處的境遇雖很相
同，但是他們因這種境遇所感受的印象各異，所以盧梭祇是一
味消極的悲憤，而那馬第勒則於傷感之餘，尚含希望之意，那馬
第勒看重他自己的經驗，所以他能夠得這樣懇切。(我敢武斷
的說一句，真正有價值的創作沒有不是自己個人的經驗，想像，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情緒，及思想等元素所結晶而成的，拋却自己所固有的，去摹仿
別人，真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近代文學批評家兼制作家阿那多爾佛郎司 *A. France* 對

於那馬第勒沈思詩集所下的批評，極有意義，我認他所說的話，
真是那馬第勒的知己，他說：「沈思詩集裏的詩，帶着神祕的理
想，與情愛以許多新的音韻，這是一個憂鬱的悲痛的聲音，兩個
人迷失在無盡裏求救的呼喊，這是一段比較愉快更爲細膩而
甜密的憂愁……」

“Avec l'idéalisme les méditations apportaient des accen-
tus poétiques à l'amour: il était un son grave et plaintif,
il ori de détresse de deux âmes perdues dans l'infini, il
était une tristesse l'insolite que la joie.”

哀夢 *F. Lemmon* 也說：「這是因爲一個保存這些詩不朽的
魔力底自然與情愛之親密的結合，用不着音樂的幫助去同時
流淚並高唱上列那幾段回想舊遊之樂的詩。」

“C'est à l'éternelle union de la nature et de l'amour
que tient l'imperissable magis de ces vers qui n'ont pas

besoin du se courir de la musique pour chanter et pleurer à la fois."

這首詩的第一段就明明揭出痛恨時日不可留之心情，復在第二段中微露希望時日有進而復始之意；短短的敘述舊遊的情景，忽然想像有不可了解的聲音啓示他們，叫他們及時行樂（第六段至第九段）但是時間是不可挽回的，愉快也是不能再有的，於是疑問咒咀因之而起，訴苦叮囑亦復不免；最後一段大有投奔自然以求相愛之意。那馬第勒是個愛好自然的詩人，他歡喜在沈靜裏玄思幻想；他愛聽黃昏的鐘聲；他愛看斜陽反照着的暮景；湖光、林影、落葉、夜星等等都在他心目中，心中，詩中，留下些高美的痕跡。但是這個大自然裏種種現象的自體雖是真實的，不過也要經過了他情緒的感觸，想像的運用——加入了他的自我化才成了他個人實現後的美麗自然，所以在他悲感橫集的時候，對於一切現象，任他們是怎樣的美麗，他覺之之淡然，無動於中——沒有經過自我化而自然界雖有無盡藏的美，也難實現其真一，去牽動他留戀的心情。胡我不信，請看：

孤寂 L'isolement (譯自沈思詩集)

按：這首詩起草於一八一八年之八月廿二日，最初是寫在他筆記中，命題叫作「第八次沈思」，Méditation huitième。過了兩天經他自己改正，載入詩集，直到付印的時候，才改成「孤寂」，列作第一首。

那馬第勒作這首詩正是在他閒居於米尼（Milly）的時候，他隱居在他父親的舊屋裏，孤寂的生活，每每引動他悲真的舊感——這個時候去許妮之死，已過了半年有餘。

我每當斜陽西墜的時候，憂憂愁愁坐在

山上老烏木樹的蔭影之下，

我偶然引着我的目光遠望平原，
變動的圖畫便展開在我的腳下。

這邊，浪花怒濤的江響着，

他曲折的流着深入於昏昏的邊際，
那邊，平靜的湖舒張他入夢的水面，
就在那兒黃昏之星已於天空顯出。

在滿載幽暗的樹林的山頂上，

晚霞還放出最後的光輝，

幽暗之女王的駕車（註二）

升起，並且已經閃白了天邊。

這時候從禮拜堂的鐘塔裏，

發出一種信仰的聲音在空中振動，

遊客止了步，村間的鐘，

在一旦最後的聲浪裏，也與神聖的音樂相混。

但是對於這些柔美的圖畫，我冷漠的靈魂，

在他們的面前，竟不知愛好，也不覺感興，

我幻想地球，也不過是個流浪的暗影，

生者的陽光溫暖不了死人。

從這個山崗到那個山崗，

自南至北，自東至西，我在空園眺望，

我看遍偉大的空間之一切，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我說：「愉快沒有在一處候我。」

愉快業已消滅了，這些無用的東西，

山谷，平原，煙突，於我竟有何益？

樹叢，岩石，叢林，那般可愛，這樣沈寂，

為你祇少了一個人，一切盡皆絕滅！

任憑太陽的運行或開始，或終了，

用冷淡的陽光，我對着他；

陰天或晴日，他升起或降下，

太陽開什麼緊要？我決不盼與光輝。

假使我能在牠廣大的運行裏跟隨着他，

我的眼睛當可看見虛處的虛無與天空（註二）

我決不希冀他所照耀的一切；

我於偉大的宇宙絲毫無所索取。

二七

但是或者在地球的盡端，

真的太陽（注三）在那兒照耀其他的青天，

假使我能遺棄我的軀骨在地上，

我所夢想的必將顯現於我的眼前！

在那兒我將狂飲我所切望的源泉，

在那兒我將重行發現希望與愛，

這個一切衆生所希冀的優美理想，

在人間世中他却沒有名稱！

乘上晨光之車，我希望中虛渺的目的物呀，

我何以不能奔向你！

在離隔的人間爲什麼我還存在？

世間與我之中已沒有些微公開的事物。

正當樹葉落在原野裏的時候，

晚風起來將他吹到山谷裏去了；

我啊，正是像這片落葉！

狂暴的夜風，將我同他一樣的吹去！

（註一）「霧草」Le char vaoureux 是個希臘神話時代的出典，以爲鬼神每每駕車出遊。那馬第勒與歌喜引用這個名辭。如本詩第十二段之「晨光之車」Le char de l'aurore 下列第三首詩中之「黑夜之車」Le char de la nuit，等是。

（註二）天空，原文爲 Les cieux 此處不作「沙漠」解，

那馬第勒每每當作「天體的空間」Les espaces célestes 用，故譯作天空。

（註三）「真的太陽」Le vrai soleil 柏那圖以爲我們

平日所見的一切不過是個疑似的形象，並非真實的。那馬第勒

在這個地方以柏那圖理想的世界，與基督教極樂天國相混。

這首詩極顯得那馬第勒自私性之強，祇因爲他少了一個情

人，世間一切便盡該絕滅，虛偽空泛，不值一顧，鍾情之深，於此可

見，但是從別一方面看，這種心理在我們遇着極可痛痛的事的

時候，也常發現——可以算得是人類普遍幽曲公開的一種痛苦。他根據於他的同情將這種心理描寫出來，豈獨是爲他自己訴苦？

最後兩段，十分消極！我於昨日乘夜涼翻譯這首詩，那時候已經過了一點鐘，殘月瀉光，反映着許多樹影在我窗上，微風一來，婆娑起舞，樹葉也沙沙響得不息：譯完了末段，我不自覺那久伏心底的悲哀，忽然如潮一般的湧起……至情之成人，雖隔百年，猶如同日，那馬第勒真是個不朽的永生的詩人！我相信僅有些人愛讀他這種消極的詩，我再介紹他一首「黃昏」

黃昏 Le Soir 譯自沈思詩集

按這首詩據我考證所得，是在夢居羅 Mouloulet (譯

近第雄 Dion) 做的，他此時（一八一九年之春）正住

在他叔叔的別墅裏，那個地方風景極好，每當那「夕陽無

圓好」還是「近黃昏」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在寓所附近的

樹林裏散步。據瓦子 Vauts 一位文學批評家說，這首詩

確是那馬第勒即景生情，感興而做的詩。

黃昏引導着寂靜。

我坐在這些荒涼的石上，

我此時是在大空的暗色裏，

黑夜之車正向前進着。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金星自天邊升起，

可愛的星

用他神祕■微光，

照亮了我腳邊的草地。

在這株枝葉深暗的橡樹之中，

我聽見些樹枝戰抖。

人說在墳墓的左右，

聽見鬼影飛躍。

忽然：從天上升下，

夜星的光亮，

在我幽暗的額上閃耀，

輕輕兒接觸着我的雙眼。

火球之溫柔的映射，

可愛的光，你要我什麼？

你可是來到我戰慄的心胸裏，

輸送些光亮給我的靈魂麼？

下來啓示我

那世界裏的神祕，

這些藏在地球裏的祕密，

在這裏而時日將回憶到你！

一個祕密的智慧，

他將你差送到不幸裏去了麼？

夜星，你正來照耀他們

如同是希望之光麼？

你對那切盼將來的偉心，

啓示將來麼？

神聖的光，你可是那

不應終了明白晝之晨曦？

我的心情着你的光明燃亮了，

我覺得有些不可了解的心情之衝動，

我想到那些已故了的人們，

溫柔的光呀，你可是他們的靈魂？

也許這些愉快的靈魂，

一撲到陰鬱之地來閃耀，

內心蘊藏着他們的容貌，

我覺得很與他們接近！

啊！如其是你們，可愛的幽靈，

遠離繁榮，遠離市聲，

每夜重來，

與我的夢魂相混。

帶着和平與情愛，

到我衰弱靈魂的懷抱裏來，

如同是玫瑰般紅的夜星

破曉以後降下一樣。

來啊！但是悲哀的雲霧

已自天際升起，

他們遮沒了溫柔的光亮，

一切都藏匿在黑暗裏。

這首詩簡直是想入非非！因在寂靜與黑暗之中，忽然得見一

顆明星，這是何等可喜！但他沈溺在憂愁裏的心，却憑着這微

光的照耀，發生了許多空想，以爲這就是他情人幽靈的啓示，竟

要求他「帶着和平與愛情到我衰弱靈魂的懷抱裏來，」那晚

得雲霧一起，星光遠沒「一切都藏匿在黑暗裏，」這又是何等

的恐慌！因求安慰而產生加多，世間儘有許多事是這樣的啊！

人到了失戀於一切，毫無希望的時候，要免除痛苦，祇有自

殺之一法，但是那馬第勒還沒有到達最後的一步，由失望的反

動裏，產生了他宗教的信仰，而愛好自然之心情，於此亦更加深厚，這雖然是要自慰解，但到了這種無可奈何的時候，也未始不是一種超脫痛苦的方法。我們看了「山谷」這首詩，可以明白他心理的變遷。

山谷 *Le Valou* 譯自沈思詩集

按：那馬第勒曾在一八一九年六七月間，到他好友維尼欣

家裏去——大瑞 *Grand-Temps* 地方——盤桓了六個星

期，出遊附近的多佛勒山 *Moulagne du Dauphiné*，發現

這個可愛的山谷，受了感興的衝動，於是做了這首詩。

我的心厭倦一切，就是希望也完了，

再也不做懇求命運的祈禱，

償還我，我孩童時代（註二）的山谷，

一個待死的生命之隱遁所。

這是幽暗山谷裏的途徑，

山邊懸着深密的樹林，

他們參差的樹影，覆下遮着了我的願。

他們將我完全藏沒在寂靜與和平裏。

那邊兩條小河隱匿在草地的橋下，

蜿蜒曲折環繞着山谷的週圍，

他們有時將他們的波浪與汨汨的水聲相混，

離開他們的泉源並不遠，他們竟失弄了他們的河名。

我生命的泉源，也和他們一般這樣流着，

他無聲，無名，也不回顧竟過去了，

他是他們的波浪清明，而我的靈魂已是混亂了，

美麗之日雖光明將再不反射了。

河林的清冷，遮蓋河流的樹蔭，

整天引着我在河邊留戀，

好像一個孩子在搖籃裏被一種單調的歌唱所感動着，

我的靈魂也被河流的汨汨水聲所催眠了，

哦！這是那環繞草地的四週，

滿足我眼睛的天邊，

我愛停步，獨自自在自然界裏，

聽着波浪，望着蒼天。

我在我的生命裏看見得太多，感覺得太多，愛得太多，

我正來找顆呆（註二）的寂靜去生活，

美麗的地方或者爲我，別人忘了這些沿岸的風景，

祇有忘却是我臨幸福。

我的心有了歸宿地，我的靈魂也在沈靜中，

人間遠遠的將滅的市聲向前邊着，

好像是被距離減少了的悠遠的聲音，

偶然被風吹送到耳邊來。

穿過了雲霧，我在這裏看見了生命，

爲我，他已消滅在過去的黑暗中，

祇有愛還存在，好像是一個大的影子
祇餘留在幽覺時勝滅的夢裏。

休息，我的靈魂，在最後的隱遁所裏，
於是一個遊客他滿心藏著希望，
未進去以前，他在城門邊坐下，
呼吸一會黃昏之含香的空氣。

好像他一樣：我們拂拭腳上的（註三）塵土，
走過這條路的人，永遠不再回來，
好像他，這位永久和平的先驅者一樣，
我們在競走場的盡端呼吸。

你的生命幽暗而短促，如同是秋日一樣，
倒斜下來好像是山邊的樹影，
友隨這報你，憐愛拋棄你，
你，獨自，走向墳墓的途徑。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但是自然還在那兒，他接待你，他愛憐你，
陶醉在他常歡迎你的懷抱裏；

當為你一切都改變的時候，自然還是這樣，
同樣的大陽升起，照著你的生命。

他仍舊以光明和幽暗環繞著你，

從你的愛裏取出你失却底謬誤的幸福，

在消兒崇拜那叫聲所仰慕的偉大奇蹟（註四）
和他同聽天籟的和諧。

在天上跟隨著生命，在地上跟隨著黑影，
在空中與風飛翔；

用神祕之星的溫柔光亮，
穿過樹林，在山谷的幽暗中照耀。

上帝，因為要使人了解，應以智慧，

最後在自然裏找着了牠的創造者。

一個神靈的聲音在他的寂靜中(註五)說話；
 深在他的心裏還沒有聽見這個聲音呢？

(註一) 那馬第勒在一八零四年的十月裏，曾到大琅地方玩過，十五年後同想到童年時代毫無憂慮的生活十分幽美，所以他要索還他「孩童時代的山谷」。

(註二) 「賴呆」 *Lada* 爲希臘神話時代的出典，相傳爲下界之河名，飲了這河裏的水，可以忘却過去一切的事實。那馬第勒引用這個出典，可見他很想忘却一切，超脫痛苦。

(註三) 「拂拭塵土」 *Recover la Pousiere* 是一種象徵的動作，意謂一去，將不復返。耶穌吩咐他的門徒，凡是從他們受過虐待的家裏或村裏出來的時候，必須拂拭腳上的塵土。(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節。)

(註四) 偉大哲爾 *Pythagore* 希臘古代的哲學家，他以爲宇宙的全體，不過是個和諧——天空星體的流動常發出一種最可憐愛的音樂。

(註五) 「在他的寂靜中」意謂在自然界的寂靜中。

更與自然，在這首詩裏，竟化成一，發生了他情感衝動的宗教信仰——作他勉勵而安慰。

他直接叙述許曉之死——咒咀死，贊美死，——的藝術，可以在他那首「十字架」詩裏看得透徹。

十字架 *Le Crucifix* (作於一八一八？譯自新沈思詩集)

按：Crucifix 是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表像，舊教徒用來象徵聖跡，爲將死的人懺悔，最後的祈禱。

那馬第勒做這首詩的唯一動機，可在他自己的註解裏看出——「我的朋友維尼攸先生，曾經在許曉彌留的時候，襄助一切，他將在臨臨斷時，放過在她唇邊的十字架帶來，交給了我……我在悲傷和沈默的一年之後，才爲這個遺物做這首詩。」由此可知道又是一首追悼並懷想夏爾夫人的晚詩。

你，(註一)就是在她最後的痛苦，最後的離別，我微喘的嘴唇上，我所默默認識的。(註二)

加倍神聖的象徵，將死之手的贈品，

我上帝的形像；

在你那我所崇拜的腳下流却許多的眼淚，

在神聖的時間裏從一個殉教者（註二）的懷裏，

你在我戰慄的手裏經過，

我最後的嘆息還有些溫暖！

聖火射出最後的光亮，

神甫低語柔和的喪歌，

好像一個婦人對着入夢的孩子，

低唱淒涼的歌兒一樣。

因她信仰的希望，她的額部仍護守着心中的印象，

在她的面上，也映顯出一種可敬的美（註四）

暫時的愁容顯露了她優雅的神韻，

她莊嚴偉大的死。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升情時之一畫

風撫拂她散髮垂髫的頭，

一陣陣飄出，壓悶，熱的容貌，

如同是看見白廟上浮動着

黑松的影子。

她一隻手臂在她悲哀的牀邊垂着，

那一隻咧，毫無力氣的擱放在她的心上，

好像仍舊在尋覓並安置救主的影像，

在她的嘴上。

她的嘴唇還半張着去和他接吻，

但是她的靈魂，已經在這個神聖的接吻裏飛逝了，

如同是在和他接近以前被熱情

所消耗了的微香一樣。

如今在她冰冷的嘴上，一切都靜止了，

痛苦在進入夢的心胸裏壓厭了，
眼睛裏沒有了目光閃爍的眼皮

也閉了一半。

我啊，直立着，被圍在秘密的恐懼裏，
我不敢走近這個受我敬仰的遺骸，
好像這樣沈默的死之莊嚴，

已經奉獻了於神的一樣。

我不敢啊！但是神甫已經領會了我的寂靜，
從他冰冷的手裏拿着那十字架，

「這就是紀念，這就是希望，

我的孩子啊，接受着這些！」

是啊，我保存着你，哦，悲哀的遺物！

自從那天之後，我已種了七次的樹（註五）

在墳的墓上樹木不覺得已經換了，

但你沒有拋棄我。

牢牢將你放在心上，哦！就在心上，一切盡都消滅，
你抵抗着時間不會忘記，

我的眼淚一滴一滴在溫柔的象牙上（註六）

已經鑲印着他們的痕跡。

哦，飛逝的靈魂之最後秘密呀，

來啊，永留在我的心上，仍舊談着，並且告訴我，
當她低微的語言遍及於你的時候，

她和你說些什麼。

在可憐時間裏飛逝的靈魂，

隱匿在我們眼上厚密的面衣之下，

於我們隔膜的感覺以外，慢慢的退走，

對於最後的離別毫無感覺。

生命之於無確定的死，

好像是果子以他的重量垂在樹枝上一樣，

我們的靈魂隨空飄着並於每一刹那間，

在黑夜之墳上眠候。

當歡樂與嘆息混成和諧的時候，

已經不能喚醒我們入夢的靈魂了，

將死之人的嘴唇在臨終的時候嚴密合着，

如同是一個最後的朋友。

靈魂這個狹窄的邊框，

與起飛對於上帝的愛顧目光，

神聖的安睡物，在這上面我們和上帝接觸，

問答我啊，你和我說些什麼？

你知道，你了解死！

在那可怕的夜裏，你生白白的解脫，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章

你神聖的淚，自夜至晨，灌滿了

幽深的橄欖之樹枝。

從十字架上，你的眼睛（註八）露出這樣大的神祕，

你看見你母親流淚，宇宙舉哀，

你拋棄我們，象和你世間的朋友一樣，

你的靈魂飛在天上，

因為這種死的原故，我的愛顧

在你的胸上感發些悲傷的嘆息，

當我最後的時間將到你也牢記着你的

哦，你，你了解死！

我尋找掩護所對着微囁的地方，

在你的脚下，消散了那不能挽留的離別，

我的靈魂將來引導着我流浪的靈魂，

到同一上帝的懷抱裏去。

三七

哦！於是我躺在我悲涼的牀上，

憂傷而同時又沈默好像昇流淚的天使一樣，

突體的表像安放在我的嘴，

神聖的造物啊！

閃爍最後的步驟，愉快擁最後的光陰，

希望與情愛的神聖保證物，

從這離者到爾后的人，

如此輪流的過去。

直到那一日，已死的人出顯於幽暗的天空，

天上的聲音呼喊他們七次（註七）

嘆爾凡屬沈睡在恆久十字架的

羣影之下的人們！

（註一）這首詩是借著詢問十字架的口氣做的，詩中的「你」字

全係指十字架而言。

（註二）許毓彌留的時候，那馬第勒並沒有在牀的牀邊，這些話全係想像之辭，也許是追悔的話。

（註三）「殉教者」Martyr 意謂信仰宗教至死不變的人。在原文裏這個名詞雖屬於陽類，然而此處確係指許毓而言。

（註四）想像之辭其餘類此者盡是，理由見註二。

（註五）去許毓之死，僅有一年，何能種了七次的樹，這也是過於誇張的話。

（註六）即指十字架上的彫刻聖像而言。

（註七）聖經裏的出典——世界之末日，天使將出現，呼喊七次，使萬人得救。

（註八）「你的……」這是對着十字架上耶穌的聖像說話的口氣。這是何等沈痛的詩！

在這首詩裏，馬第勒極力表示他宗教的信仰，但是我們要明白這位詩人不是絕對崇拜教條的信徒，不過是個情深意重的人，受了情感的衝動，偶然發些空想罷了。在他所做「上帝」Dios 那首詩裏，頌揚贊美，無所不至，忽然又發生疑問有

一句詩道：『來，將你自己顯現給我們信仰。』「Venez, montrez-moi, toi-même, et force-nous de croire」在他的與友人通信集裏，有一位朋友說他是：『極想信仰上帝與靈魂之永生，他復自屏於信仰之外，他眩惑無定……』他自己也說：「但是我疑惑，我想要，我切願，我希望，不過我信仰得不甚堅確。」「Mais e douteais, je voudrais, je désire, j'aurais plutôt qu'on ne vous le fermenent」像他這樣不可靠的教徒，有些法國近視眼的批評家——特別是教徒——定要許他是宣傳教義的大詩人，豈不可笑！

即以上列這首詩而論，那馬第勒完全寫的是愛與死之衝突，失戀與希望之調和，何嘗是真正降心於教義咧！

那馬第勒在和夏爾夫人相識以前，由遊意大利的時候，還有一件傷心的故事。在他和諸詩集裏有一首長詩，敘述此事甚詳，詩亦極好。

第一件遺憾 Le Premier Regret 譯自和諸詩集

那馬第勒於一八一一年遊意大利的時候在龐追爾 Palma（意大利之名城）地方，遇見一個漁翁的女兒，名叫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格娜維亞 Genève 她那時候年紀還很輕，不過十五歲，然而她純潔的美，天真的情已在那馬第勒心目中留下了深厚的愛之印象，不幸她在那馬第勒歸去的後一年，竟以病死。那馬第勒此詩大約作於一八二六年，即格娜維亞死後之第十五年的詩中所敘雖係回想當年散聚情景，然而音調悲涼，辭意悽惻，沒有絲毫逸樂之意，非深於情者決寫不出這樣的哀感動人的詩。我有一位女同學 Mlle Mary Wils 曾對我說過，「我讀這首詩才知道這情愛裏的悲哀元素比較他的愉快元素更要來得懇切感人，那馬第勒約碎心史，竟使我流却許多同情的眼淚……」她的話是否確實，我們看了這首詩，自能決定。

在那喧響而澎湃上所鄙脫的海（註一）
彌漫着深藍的波浪，橙樹的腳下，
靠近那山徑，發香的乾草之下，
有一塊小的矗立的寂寞的石頭（註二）
引着一個遊客散亂的腳步。

在十字花圈的花束之下藏着一個名字，

回響永不重行喊着的名字，

有時祇有走過的路人停步，

撥開着野草，念着那年歲月，

覺着有幾點淚，見在他的眼裏滾着。

說道：「她祇有十六歲，未免死得太早！」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同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嘆着，波浪鳴咽着，

回來啊，回來，哦，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他說：「她祇有十六歲！」是啊，十六歲！這種年紀

不能使她的容顏更爲光輝，

這個燦爛海岸的一切光明

在更可愛的眼裏將永不反映。

唯有我重行看見她，祇因生動的思想，

在靈魂裏永不死滅餘留下了她，

生存着，如同當日她的眼睛望着我的一樣，

在海上常作我們最初的談話，

她黑的頭髮被風吹散了，在空中飄動，

帆篷的黑影，在她的腳上浮動，

聽着夜半漁人的歌聲，

清香的輕風，飄動着新鮮的空氣，

她指給我看，天上欣喜的月亮，

好像黑夜的花在黎明裏歡樂一樣，

以及白銀似的浪花，並對我說：爲什麼

一切都光耀在空中並在我心裏？

流在這些光亮的空中景緻，

吞沒海濤的金色沙岸，

在天際戰慄的這些山頂，

蓋滿了幽寂樹林的這些海港，

海上的這些火光，波上的這些歌唱，

從來沒有感觸我的心情到這樣不可言狀！
爲什麼我從來沒有夢想到今夜這樣？

我心上也起了一顆明星麼？

你，星尤之子，（註三）說啊！如此美麗的夜，
你園裏的夜，假使沒有了我，可像這樣？一
於是她望着坐在我們旁邊的她的嬌態，
因爲要睡，放倒她的臉在她的膝上。

但是爲什麼牽引着回向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點喃着，波浪鳴咽着，

回來啊！回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她的眼睛是何等的清徹，她的微笑何等的誠實

她的天真這等充滿了她光明的靈魂，

耐米（註四）美麗的湖從不吹起微波的

透明與清潔。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在她的面前看見她靈魂裏的思想，
她的眼臉在她半合的波上從來不
隱匿她滿含純潔的眼光，

也毫無憂念在她的額上留下皺痕，

一切歡欣在她的心的裏這個青春的微笑

後來在她的口上祇帶着憂愁散了，

現在她半開的唇上常常浮現着，

好像晴爽之日的天虹一樣，

沒有一塊黑影遮沒這燦爛的蔚藍，

光線也沒有穿過雲彩，

他輕忽的，遲疑的，搖曳的步履，

飄浮着好像是在空中搖動的自由的波浪，

要跑轉頭着，她銀鐲似的聲音，

她天真之魂的清潔回響，

在靈魂的音樂裏一切都好像唱着，

歡欣高歌，直到可及的雲霄。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嘆着，波浪嗚咽着，
回來啊！回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我的形像是鑲刻在她心裏的第一個，
好像是早晨睜開眼睛所望見的光明，
她自那天之後再不作深思空想，

自從她愛的時間之後宇宙就是愛情。
她以我與她自己的生命混作一處，
她看見我靈魂裏的一切，我也分得
在他眼底下所浮動的愉快世界。

人間的幸福，和天上的希望，

她不再想到光陰，單獨的時間

遠遠的已消滅了她的生存，

在我的面前這種生命，沒有什麼紀念，
一個美麗之日的黃昏，就是那未來

她信賴，那對我們微笑，

柔美的自然，在她清涼的新婚裏，

她精心不含眼淚而充塞了愉快，

她常愛帶些花散放在舞台上，

她的手牽着我走到禮拜堂去。

我好像是個謙虛的孩子，教仿她的榜樣，

她的聲音低低的對我說道：「與我同作新婦，

因爲我沒有了你便傾偈不了天道！」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嘆着，波浪嗚咽着，

回來啊！回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看啊，在她的山谷裏，水之活源，

滿貯着好像湖水之在他狹窄的邊岸裏一般，

藍而清潔藏匿在風所吹不觸，

炎烈的陽光所乾枯不了的地方，

一隻白鷺在潔淨的水面上游泳着，

伸着牠的頸項，展開了浪紋，

裝飾成了取不着一面水鏡。

在那中間映射着黃昏之明星，

但是假使他飛向那些新的源泉，

他就要用他濕漉漉的羽翼打動了那戰抖的波浪

天色昏暗，在那耀閃

白的羽片的波光中，浪也落了，且使羽毛減色，

如同是驚駭，他的仇敵，

在水波上還流下些死之痕迹。

吹碎着這樂湖底輕風，

祇不過在沙岸上滾起一片黑浪，

就是這樣，當我別她的時候一切都在她懷裏戰慄，

陽光滅了，她死的火炭倒升在空中，不再回顧。

她不等候第二次的相聚，

她在希望中不爲憂慮而憔悴，

她痛苦中不與她的生命相競爭，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她祇滿飲悲哀之盤裏的愁水，

她沈溺她的心兒在第一次的淚裏。

好像那不及她這般純潔而美麗的鳥兒一般，

他在黃昏的時候，將他的雛兒放在翼下，

她包圍在一個沈默的失望之中，

她也睜着了；但是，她却遠離了黃昏！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住憑這悲風愁噴着，波浪鳴咽着，

回來啊！回來，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迴夢想。

她已經睡著在這土牀中十五年了，

再沒有人人在她最後的安息地來哭弔，

迅速的忘情，包葬死者之第二層喪布（註五）

已經掩沒那走向海岸的小路。

沒有人來瞻視這磨滅的石碑，

四三

除却我的相思，沒有人爲這個夢想，爲這個祈禱，

當我過去光陰的思潮重起的時候，

我詢問我的心那些亡故的人們，

我的眼睛在那些可愛的印象上浮動，

我在我明星消滅的天裏痛哭！（註六）

她是第一顆星，她一生信仰的，溫柔的，

甜蜜的微光，仍舊照耀在我的心上。

但是爲什麼牽引我回向着過去的情景，

任憑這輕風，愁囀着，波浪囑咐着，

回來啊！回來，哦！我憂愁的感想！

我不哭泣，但願夢想。

一株荊棘的灌木，在那慘淡的草地上，

這是自然界給她唯一的紀念物。

海風吹着，陽光晒着，

如同是一個有根之心的悲哀追憶。

他（註七）看見岩石中沒有了她，祇餘些黑影，

路上的塵土，灰向了他的樹葉，

他彎到了他幽枝紛披的地上，山羊的嘴傷常被牠禁止，

一朵花在春季的時候，好像一片白雪，

飄浮着一兩天，風就來侵害了他，

在他放出清香以前，就使他凋謝，

好像她的生命零落在欣悅我心以前一般！

一個溫柔的悲哀的鳥，

在那彎折的枝上立着低唱，

哦，你說！生命之花就這樣早的凋謝了麼，

可有一個重行着花的地方？

恢復，恢復那過去的光陰！

你們這些憂愁的回想可助我嘆息，

到我的靈魂所去的地方去，去啊，我的感想！

我心傷痛，我要哭泣。

(註一)「所耶脫的海」*Mir de Sotreda* 是羅迫爾的海灣所耶脫 *Sotreda* 就是這個海灣邊上的一個小鎮，在羅迫爾之東南方。

(註二)指墓碑。

(註三)對於那馬第勒用的稱呼。

(註四)耐米 *Nemi* 湖在阿爾卑 *Alban* 山中，一個忽滅火山的旁邊，在羅馬之東南，距離該城約數英里。

(註五)言感情於死人，正好像加死人以第二層喪布，與生者相隔益遠。

(註六)「明星」指他的情人而言。

(註七)他——荊棘樹之代名詞

於將在十八歲的時候，讀了那馬第勒的詩，曾說過：

「這才是詩人的詩，從詩裏寫出的詩。」*Voici donc culin des poésies d'un poète, des poésies qui sont du la poète.* 我們讀罷這首詩想必也有這種同樣的感想，他寫景敘情的藝術，在這首詩裏可謂極生動哀婉之能事，最是他的音韻聲調，容易感人，我每一次讀罷，心琴上的同情之絃總是大為顫動：

一八二〇年以來法國抒情詩之一斑

那馬第勒的好詩甚多，我無意介紹他全部的作品，祇想使讀者知道他詩的藝術及其特性之大概，所以祇選擇了上列這六首詩。他的「人」「上帝」「永生」「失望」「祈禱」「秋」及其他幾十首名詩，我都沒有來得及介紹，一則固然是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加以選擇，二則是因為他詩的性質並不複雜，有了這幾首也可見到他詩之一斑，三則是因為他的詩並不含有宣傳主義的旨趣，單調的抒情，使人重複讀了，容易厭倦，有了這三種原因，所以我在本文裏不願多譯他的詩。

對於那馬第勒詩的作品，法國狼有些批評家及劇作家大下批評，多半是贊揚的論調，但是真能懂得他詩的妙處的人，却不甚多。我在這裏要介紹他幾個知己的批評家，第一位就是他慈愛的母親。

「阿爾風司寄給我許多新近脫稿的詩，這些詩感我極深。他在他的詩裏所說的正是我所想的，他是我的聲音，因為我很感覺美麗的事物，但是每當我要將這些事物一一對上帝敘述的時候，我就啞了；當我深思的時候，我有，好像一塊非常熱烈的大的火點，在我的心裏，却不發出火炎來，但是聽見我的上帝用

不着我的語言；我感謝他將這些都賜給了我的兒子。」

當那馬第勒被遷入法國學院的時候，貝維哀 (Béranger) 在回答那馬第勒的演說中，曾說過一段富有詩意而最懇切的話：

「正當失望與憂愁極猛烈的佔據靈魂的時候，一個孤寂的遊客偶就聽見一種聲音頌譽着，在這種聲音裏，溫柔的，輕亮的歌唱，表達着情緒，感應着他自己的情緒；他好像被慈愛的同情所束伏了一般，他覺得那已經為失望所弛緩的情絃又重行顫動；假使這個聲音描寫他的痛苦，並且夾雜些希望與安慰，在他的身心裏不曾重生了一個生命；他已經與這位償還他生命素不認識的朋友相愛；他已經切願將他環抱在懷裏，與他暢談他所要和他說的話。先生，這就是你沈思詩集第一集在這些多數感覺敏捷，而又為世界之謎所苦惱的人們身上所發生的應響。」

那魯美 G. Larroumet 在他的文學與藝術之研究有一段較為確實的批評，他說：

「那馬第勒是個祇知道他靈魂的呆子——（這是聖仲物 Saint-Bruve 批評他的話）『Ignorant qui ne sait que

son âme』這個靈魂必是他詩中所常有的物質，換言之時代少年時代的印象，宗教的情緒——他雖想將這種情緒化成哲學可惜缺少理知，愉快與憂愁，青春的熱情與愛，年齡成熟時代固偉大思想，回憶中的歡樂與悲哀——常常並且多都是個人的情緒，這些就是他是誠懇，最懇切，最沈痛，且又最細膩的詩底材料；這種詩使人的靈魂欣慰，滿足他的要求，好像是一張古琴之安慰生命一樣……」

最為正確的批評，我看還要推高替哀 J. Gautier（一位十九世紀的詩人，我將在後數章裏介紹他）的論調：

「那馬第勒實在不獨是一位詩人，他自身就是詩。他清潔的，優美的，高尚的天性，好像是完全不了解人生的醜惡與卑污。這就是他的善，這就是這位著作者，為這部詩集，人所能選的最好標題，便是詩人之寫真。——手中操着七絃琴，肩上披著被風雨打濕的外衣，這並不像是嘲笑的話。（意謂沒視其他一切但知有抒情主義。）」

「這是何等新奇而深沈的聲韻！這樣純潔的願望，這樣趨向理想的奮激，這樣愛情的清白心胸，這樣溫柔而堅長的骨幹，這

樣靈魂的嘆息與陳訴，還沒有一個人曾經使這些顫抖振動。

經過他們這幾位的批評，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研究那馬第勒的詩爲時還不到半年，再加以我學力之薄，當然說不到什麼批評，不過我也很想將我自己研究的結果，寫出來向同志們談談。

那馬第勒是個天生的多愁詩人——孩童時代的愉快家庭既不能消滅他內含的悲哀，少年時代的浪漫生活倒傾瀉出他心裏的情流——他的詩有兩種濃厚的元素：感傷與懇切，這兩件都是人性中最可寶貴的元素，而又是藝術中被蓋人性的重要元素，所以在他的作品裏，找不出修飾的辭句，和娛樂的意味，他每有所作，都不是有所爲的，而是不得已的。

不過同時他詩的缺點，也就是柔弱，散漫，含渾，重複，不規則，然而這些弊病，並無礙於他天才的表現，他畢竟還能用最自然的筆法去表達他的情緒。假使我們承認詩的基本元素不過是情緒，那末，那馬第勒便可確作一位大詩人，因爲他詩的構成，就是他情緒的完備組織，所以他的詩能極純粹，敏捷，深厚與沈痛之

妙。

我深信那馬第勒是一位多情而善於靜思的詩人。他所彈奏的，不是七絃琴的樂器，乃是他自己的心琴，所以在他的詩裏看得出情緒的色素，聽得見靈魂的顫動。他自己曾說過他的詩是「不是一種藝術，這不過是我那爲囑咐所戰慄的心底一種宜洩。」「Ce n'était pas un art, c'était un soulagement de mon propre cœur qui se berçait de ses propres sanglots」(見第一集沈思詩集序)。完全根據於他天才的馳騁與情感的新動而做詩，所以他的詩真成了他的心聲，既沒有絲毫乞憐取媚的動機，亦不帶些微影摹做作的意味。他祇是寫他所要寫的，說他所不能不說的。換句話說他祇是爲他自己的心情歌唱。他說：「詩之於我，祇是祈禱，思想之最美麗最強烈的動作，但也最短，且所費時間爲每日工作之較少者。」「La poésie a été pour moi ce qu'est mais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intense des actes de la pensée, mais le plus court et celui qui dérober le moins de temps au travail du jour」(見這詩集序)。新沈思詩集裏有一首「將死的詩人」Poète Mourant。

會將他做詩的旨趣很慘淡的說出：

「我的朋友們呀！我唱着好像是人嘆息，

好像是鳥悲歌，好像是風愁嘆，

好像是水 flowing 嗚咽一樣。」

「Je chantai, mes amis comme Ploume & spire,

comme Poiseau & fait, comme le vent & la pluie,

comme l'eau au murmure en cour d'ile。」

與自然界化合的聖人「鳥」「風」「水」等等合奏着自然音樂的詩人，是永不死而詩人他的靈魂寄託在法國人民及其他國的人民。知道他藝術人們的腦海裏，他的天才啓示了許多藝術之神祕於他同時及他後輩的詩人「將死的詩人」又何嘗死！……

(未完)

父之回家

菊池寬原著

CHING-VEI

方光義翻譯

時間——明治四十年前後

地方——南海道海岸的一小都會

人物——黑田實一郎 二十八歲

他的弟弟二郎 二十三歲

他的妹胤姑 二十歲

他們的母親珍娘 五十一歲

他們的父親宗太郎

佈景——中流階級的樸素家庭，一間六鋪席的房子，正面有小

櫃，上有鬧鐘一，前有長方形的火盆，水蒸氣自開水壺

中噴出，桌子一，實一郎剛從公衙回來，像纔更了衣似

的，穿著和服，很安舒的看報，母親珍娘縫着東西，將近

午後七句鐘，十月初旬，

實一郎 媽媽！胤妹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 送衣服去了。

實 還是替人家做活計的麼？我想別人同事竟可不必要做了。

母 是的不錯，可是嫌無非想在出嫁的時節多帶一二件好的

衣服去呀！

實 (把報紙翻一面) 前幾天所談的那家，怎麼樣？

母 胤兒對於那邊，好像不中意似的，可是那邊却一次一次很

熱誠的來要求着呢。

母 就財產這一點說，那家已經算是一個很好的人家咧。

賢 但是一萬兩萬的財產用起來也算一回事。就着我們自己家裏，當母親來的時候公債田地不是也有兩三萬塊錢的麼？可是父親還滿快樂一會兒便流水似的花盡了。

賢 （像嘆起了不快的記憶似的，默然無語。）

母 我自己上了當，已經受用了，所以我想胤兒與其論財產，還不如把她嫁給一位品格好的人，就沒有財產，只要丈夫的志氣高，一生就不用勞苦也能過得過去的。

賢 人品既好，財產又多，豈不更好麼？

母 （那樣的事，那裏希望得到呢？胤兒無論長得怎樣標緻，可是家中總沒有錢。現在稍稍辦一點裝置，就要花費三五百塊錢呢。

賢 胤妹爲着父親的緣故，小時已經是很苦了。輪到裝置一層，自然不可不竭力的辦一辦。我們若能積蓄到一千塊錢，就把一半拿來辦這事罷。

母 也無須那樣的，祇要有三百塊錢辦一辦，就可以了，此後你

娶了親，那末我就可安一安心了。人家總說我的夫運雖不好，子運却好的，可是當你父出去的時候，我那時真不曉得怎麼辦哪。……

賢 （爲轉換話題的緣故）新弟今天這樣遲，還沒有回來呢。

母 因爲值日，所以就遲了。新兒說從這個月起又要加薪水了。

賢 哦，是了！他在中學校的時候成績很好，所以當小學教員，總覺得不滿意。但是只要自己肯用功，無論怎樣總能成功的。

母 已經託了人替你作媒，但是還沒有門當戶對的。倘是鄉下的姑娘倒也很好，若說那邊身家稍許高一點，恐怕就不肯嫁給我們這邊了。

賢 再遲兩三年也不妨。

母 但是胤兒一出嫁之後，定要給你娶了。因爲那末一來，我的事總算結束了一下了，你的父親出外時，我那時候帶着你們三個小孩，真不曉得怎麼辦，可是……

賢 已往的事，說也無益。

門開時新二郎歸來：「少年的小學教員，眉目清秀。」

新二郎 只今（讀若 Ta daima）（註：日人歸家時用此語即

「剛剛」表明剛剛回來的意思)

母 呀!回來了。

賢 今天不是回的很晚麼?

新 今天要查考的東西很多。真真沒有法子,呀!氣悶極了。

母 我們早就想吃飯,爲要等一等你呢,

賢 吃了飯,再去洗操罷。

新 媽媽!風妹呢?(一面拉着衣服)

母 送衣服去了。

新 (換了衣服,很安舒的)哥哥,我今天聽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杉田校長說在古新町碰見一個很和父親相似的人!

母和賢 嘿!

新 杉田先生說:他正經過並排幾家客棧的那一條街的時候,

有一個六十左右的老人在前面走,仔細一看,很像見過似

的;走近去看看那個人的橫面時,很和我們的父親相像。真

真是像宗太郎呢!他想若是宗太郎,定有黑痣的;看有了黑

痣,再去招呼他。正想走近去,那個人却轉向水神廟的那條

橫街,悄悄的走進廟裏去了。

母 杉田先生是你父親小時候的朋友,一塊兒讀書使棒的。想

必不至於錯罷;但是却也有二十年不相見了。

新 杉田先生也是這樣說。他說無論怎樣,總已經有二十年沒

有會面了。所以也不敢確實的斷定。但是一個從小相識的

宗太郎,若說會完全看錯了,那也是講不過去的。

賢 (不安的眼珠發出光來)杉田先生和那個人沒有交談

過麼?

新 若是見有黑痣,倒是打算去招呼的。

母 哦!想必總是杉田先生看錯了。斷沒有回到同一條街上,却

不跑到自己生長的家裏來的呢!

賢 但是恐怕父親有點不好意思走進來呢!

母 我總想他恐怕已經死了,他出外已經有二十年了呢!

新 聽說在岡山有人碰見過他。

母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久保家裏忠太到岡山的時候,你父親

正帶着獅子老虎,在那邊演技。他把忠太請到酒館裏去吃

飯,問問家裏的情形。那時腰帶裏放着金銀,全身穿的是綢

衣服,很闊綽呢!自此以後,就沒有聽到別的消息了。那是戰

爭開始之後的一年，已經有十二三年了呢！

新 父親真是不堅定，好變遷的人。

母 年輕的時候就不大管家裏事，好做投機事業。借了那樣多錢，也不是完全耗在遊蕩裏。據說他會到支那去販賣千金丹，折了本呢。

賢 （做出不安的表情）媽！吃飯罷。

母 噫呀！當真就忘記去了（起身走向廚房去，臺上已看不見她的影子）。杉田先生說看見的話，想來總是看錯了。若是還活着的時候，一年一年，總應該有一張明信片寄到家裏來呢！

賢 （頗嚴肅的）杉田先生確見了那人，是那天的事？

新 是在昨天晚上九點鐘前後。

賢 怎樣的裝束？

新 據說穿得也不很好，連外套也沒有着呢！

賢 哦！

新 哥哥你所記得的父親，是怎麼樣子的？
賢 我已記不起了。

父之回來

新 想來總不至於的，那時哥哥已八歲了。就是我也還模糊的記得呢！

賢 我却記不起，從前却還記得。因為竭力想把他的忘記去，所以就記不起了。

新 杉田先生講了許多關於父親的話。據說父親在青年的時候是很漂亮的一個男子。

母 （從廚房搬出飯菜）不錯呀！你父親從前確是很漂亮的。當在某貴人家裏做書值的時節，據說夫人的了願曾經把戀歌放在孩子阿裏送給你父親呢！

新 爲什麼要送孩子匣呢？……

母 他是丑年出世的，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若是安靜的住在家裏，正是享福的時候了啊。

三人吃飯

母 胤兒想應該回來了。天氣已很寒冷了呢。

新 媽！今天淨願寺的掠樹上，聽見有百舌叫呢。真是秋天來了。……哥哥！我想我還是去應英語檢定試驗罷。因爲數學沒有好的先生。

賢 那很好。仍舊到愛來克松先生那裏去讀麼？

新 打算那樣做，因為他是宣教師，不收學費的。

賢 無論怎麼，總要努力的做去呀！你總要用功，使人知道。不借父親的力，也可以成一個自立的人。我本打算去考高等文官。但是規則改正之後，非中學畢業的不得應試，所以我就把這個心思丟開了。你是中學已經畢業的，應該好好的用功去呀。

(此時門開處鳳姑回來，很白淨的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鳳姑 只今 (Tadaina)

母 呀！你怎麼回的這樣呢！

鳳 因為又有生活託我做，又加上做了一些別的事。

母 呀！快吃飯罷。

鳳 (當坐下的時節，做露不安的神情) 哥哥，剛回來的時節，在我們家門斜對角，有一個老人家站在那裏，很注意的對着我們門內望着呢！

(三人都露出不安的面色)

賢 嘿！

新 怎樣的一個人？

鳳 天已經暗了，看不清楚！可是人很高的。

新 (起立走到近門的一間屋子，從窗窺望。)

賢 誰呀？沒有人呢？

新 沒有，那裏什麼人也沒有。

(兄弟三人沉默着)

母 他離開家裏，是在孟蘭盆會後三日呀！

賢 媽媽！從前的事，請不要再說了。

母 我在年輕的時節，雖然很怨恨他，可是年紀一老，覺得心腸就軟弱了。

(四人默不作聲，吃着飯。不意刮喇一聲，外面的門開了，寶一郎和他母親的面色，受激動特多，但是激動的內容却極不同。)

男子的聲音 喂，對不起。

鳳 那位？ (但是她却不起立)

男子的聲音 珍娘在家麼？

母 在家。(好像被吸引去似的，跑往門口，以下僅聽得聲音。)

男子的聲音 阿。阿。你是珍珠呀！

母 呀！原來是珍珠呀！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二人帶着流淚的泣聲)

男子的聲音 呀！身體。真是頂好的。事。兒子們想必都很大了。

母 是呀！都很大了。都是很齊整的大人了。請上來看看。

男子的聲音 可以上來麼？

母 有什麼不可以呢！

(離家二十年的父親) 宗太郎形容憔悴，老妻領他進室

內新二郎和風姑，眼皮忽開忽閉的，凝視着他們父親的樣

子。

新 原來是父親呀！我是新二郎。

父 阿！你已經是一個很齊整的大人了，記得離開你的時候，你

站都站不穩呢！……

風 爸爸！我是風姑。

父 聽見說有一個女兒，也長得這樣嬌嫩了。

母 呀！真不曉得從那頭說起好兒子，都已經這樣大了！想起來

覺得很好呀。

父之同家

父 俗語說得好，沒有父親兒子也得活的。哈哈……

(但是誰也不和這笑聲，賢一郎倚在桌上，低頭不語。)

母 賢兒和新兒都是很能幹的兒子。賢兒在二十歲上就做了

什麼普通文官了。新兒在中學校的時節，從沒有考在三名

後。現在二人共要賺六十塊錢一個月。風兒呢！長得這樣嬌

嫩，現在已有很好的人家來求婚了。

父 是呀！真好極了。我在四五年前，還是帶着二三十人，周遊各

處做着生意。但是後來因演技場的小房子，完全燒了，受了

極大的損失，自此之後，無論做什麼總覺得不滿意。這幾年

愈加老了，覺得在世上已不是久久了。所以對於故鄉，很難離

的想念着，便也不知不覺的回來了。在世上沒有多久的人，

還望你們好好的看顧。(凝視賢一郎) 呀！賢兒，你替我斟

一杯。麼？父親近來沒有喝過好的酒哦！只有你的樣子我還

記得的！

(賢一郎不應)

母 呀！賢兒，父親這樣說呢！是久分別的父子，見了面，也應該斟

一杯，祝賀祝賀呢！

五三

(賢一郎不應)

父 那末，新兒，你替我斟一杯罷。

新 是(拿起酒杯正想斟時)

賢 (堅決的樣子) 放下！你決沒有敬酒的道理。

母 說什麼話！賢兒！

(父親用灼灼的目光怒視着賢一郎、新二郎和風姑，低頭不語)

賢 (昂然的) 我們那裏有什麼？父親決沒有那樣東西。

父 (抑制激烈的忿怒) 什麼？

賢 (很冷的) 我們若是有了父親，也不至於在八歲的時候。

母親抱着我從德港投水去了。那時，幸虧母親誤投在水淺的地方，被人救了起來。若說我們有父親，在我十歲的時候，也不至於替人家做侍候了。我們因為沒有父親，所以把。

小時候了。無趣味的過去了。新兒！當你在小學校的時候，沒有錢買書，買紙，你急的哭起來的事，就忘了麼？就是科。

書也不能完全的購買，拿着抄本，被朋友嘲笑，得哭起來的。

事，難道也忘記了麼？我們那裏有什麼？父親若說是有了父。

親，也決不要那樣辛苦的了。

(珍珠娘和風姑泣着。新二郎流着眼淚，老父由忿怒漸變作悲傷。)

新 但是，哥哥！既然母親已經那樣和賤着，凡事都請忍耐一點罷，好不好？

賢 (更冷酷的) 母親是女人，究竟怎麼想着，我却不知道。我。

以為我們若是說有父親，那末，便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小時。

爲着飢餓和苦楚的事，向母親啼號的時候，母親的口頭禪。

就是「都是你們父親的不好，若要怨恨，怨恨你們的父親罷。」我們若說有父親，那末，他就是從我們小時就使我們。

困苦。的仇敵。我從十歲就做了縣廳的侍候，和母親糊洋。

火盒子的度日，記得有一時母親一個月沒有糊洋火盒子，

母子四人連午餐都沒得吃。這事難道忘記去了麼？我所以。

拼命用功的緣故，無非想捉牢那仇人，想使那拋棄了我們。

的人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罷。也無非想使人家知道被父親。

丟棄了的兒子，也能成立罷。我的腦筋裏從來沒有留着父。

親的些微愛我的印象。我的父親，一直到我八歲，喝酒作樂。

作樂以外，爲家，所以結局，借了許多不正當的債，帶了情婦逃走了。併合了妻子四個人的愛，還抵不得那婦人呢！在父親出外之後，連母親替我貯蓄起來的那十六塊錢的付帳，都子都不見了。

新 但是哥哥，父親不是那樣，那樣年老了麼，所以……

賢 新二：你不要那樣隨便的喊什麼「父親父親」，也不認識的人，突然間走進家裏來，說是我們的父親，那裏就能立刻生出父子感情來呢？

新 但是，哥哥既是親生兒子，父親無論怎麼，總應該供養的，有這樣的義務麼？自己不留餘地，圖快樂，到了老來不能做事，便跑到家裏來了。不管你怎麼講，我決沒有父親。

父 （憤憤的說話，但也不過是做人的忿怒，毫無實力的。）賢 一郎你對於生你的父親，口齒這樣利害麼！

賢 你這說是生我的父親麼？你生的賢一郎，早在二十年前，死在藥海裏了，你在二十年前已經把做父親的權利拋棄去了。現在的我，是我自己建造成功的，我從來沒有受過別人的恩惠。

父之回家

（大家無語，但聞珍珠和嵐姑的嘆泣聲）

父 好好去罷！我也曾經用過兩三萬塊錢的人，無論怎麼苦，

謀碗飯吃的事總做得到的，很擾悶了。（悄悄的打算出去）

新 呀！請等一等。哥哥若是說「不願意」，我總無論怎樣，要供養父親的。就是哥哥也總是父子，不久就會回心轉意的。請

等一等。我無論做什麼事總供養父親的。

賢 新二：你會經受過那個人的什麼恩惠麼？我倒也受過他

一兩筆的恩惠，但是你却沒有受過他。一絲一毫的，你的小

學校的學費是誰拿出的？你受了誰的養育？你的學費是你

哥哥些微的僕役薪金裏面拿出來的，難道忘記了麼？你和

嵐妹的真實父親，就是我養了做父親的職分的，就是，我你

若是願意去照顧那人，也能。不過我却不和你說話了。

但是……

新 若是有不願，就和那人一同出去！

賢 （母女繼續哭着，新二即默然無語）

我因爲沒有父親，已經很苦了，所以，很不想再叫弟妹們受苦，我連夜間也不睡，辛苦的做去，才使弟妹在中學畢

了。

父 (柔弱的) 什麼也不再說了。我回來反成了障礙物了。我

必須得讓兒子自己養活自己的才能知道有的呀！去罷，趁機！願你健康的過活！你被我丟棄了，反是你的運氣

罷！

新 (追著去去的父親) 你帶得錢沒有？飯還沒有吃麼？

父 (哀訴的樣子) 好好！(正想走下往門口去，順了一頭腰

纏在腰上)

母 暖呀！什麼呀！

新 (將父抱起) 最後有去的地方沒有？

父 (極沉重的就坐在那裏) 倒路死的，自然不要家了。(獨

踽踽的) 我本來沒有踏進這門的道理，可是一到年紀老

身體衰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的向老家鄉道面走來了，回到

家裏，已經有三天了，每到晚上，總站在家門口，可是門限

太高，就進不去了……還是仍舊不進來的好！一個錢也沒

有，跑了回來，自然誰也要輕視的……我一到五十歲就思

想，總想帶一二千塊錢回來，在你們面前誇耀誇耀。

但是年紀老了，連這一點都不能成就了。呢！(慢慢的立起

來) 唉！也好！總不至連自己的骨頭都不能收拾的！(踉蹌

的立了起來，回顧老妻一眼，後開門去了，後，四人暫時無語，

)

母 (哀訴的樣子) 賢一郎！

鳳 哥哥！

(暫時之緊張過後)

賢 新弟跑去把父親叫回來！

(新二郎如飛跑出戶外，三人在很緊張的等著。新二郎做

微蒼白的臉跑來)

新 在南頭路上尋了一尋，不見，正要往北頭去尋，哥哥你也來

罷。

賢 (驚駭) 什麼！不見？那有不見的事？

(兄弟二人狂跑出去)

——幕下——

我的學友方光蕤君把這個脚本譯好給我看，是暑假前的事。中間潘湘劇社演習，做脚本于演，演習擬撰這個脚本。

此輩曾與方君說過，時方君正預備歸省呢。後來瀟湘劇社一時停頓，方君亦歸。這脚本放在瀟湘劇社兩月。今日偶然檢出，細閱一遍，深感此劇有介紹於中國劇壇之必要，因略以私意更其題名及譯語之未安者，以付舜生，舜生得此當大喜無疑。

此劇為日本現代文壇巨匠菊池寬氏所作。氏長小說而作劇家之手腕亦大足與山本（有三）久米（正雄）等競霸。現已出有菊池寬戲曲集，此劇即該集中所收者。據其自序謂此劇與其唯一傑作「屋上之狂人」同為會心得意之作。演與方君曾同觀國劇同人演此劇於明治座，宗澤君演實一即特佳，其他去歲宗三郎者皆使人感動。以我所知，此劇上演於此邦者凡三次。今者聞此劇及「屋上之狂人」的英譯已上演於倫敦矣。我很祝菊池君等今後努力，更能努力建設東方的舞台藝術。并望少年中國的藝術家把筆舉起與之爭雄長呢。

一九二一·八十一·田漢附記於東京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一）教育研究會簡約草案之提出 今年七月大會所組織各科研究會，惟教育研究會人數最多，現在已由楊賢江、左舜生兩君，將本研究會簡約草案提出，特照錄於後，以便加入本研究會諸君發表意見。

少年中國學會教育研究會簡約草案。

（一）本研究會本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謀中國教育之改造。
（二）本研究會為少年中國學會之一部，以學會從事教育之會員組織之。

但不直接從事教育之會員，對某項問題願加入本會共同研究者，亦得隨時加入。

（三）本研究會暫定會務範圍如左：

（a）會員間交換關於教育書報之讀書錄，及各人所有之圖書目錄。

（b）發表研究教育之文字，并預備每年兩期之教育研究叢，即充少年中國月刊之專號。

(c) 編譯教育叢書。

(d) 討論關於教育學理上或實際上之問題。

(e) 得用本研究會名義組織國內外教育參觀團，此項參觀團團員，得有非會員加入。

(f) 學會創辦學校，得由本會推舉教職，推之會員非有事實上之障礙者，服務於本學會所辦學校之義務。

(四) 本會暫設職員如左，必要時得擴充之。

(a) 幹事一人，綜理并促進本研究會一切會務。

(b) 書記一人，襄助幹事經理本研究會會計及會員間通信事務。

(c) 出版經理員一人，經理本研究會出版事宜。

(五) 前項職員，由本研究會會員互選，任期一年，但得連任。又幹事及書記，限於同在一地之會員分任。

(六) 本研究會一切用費，暫由會員共同擔任。

(七) 每年學會開大會時，本研究會得另以一定時間，討論本會會務。

(八) 此項簡約，於每年大會時，得本研究會到會會員全體同

意，得修改之。

五八

提出者楊致江左舜生

九月十五日

(二) 本學會第三屆評議員之舉出。本會選舉第三屆評議員事，現已完竣，茲將執行部報告照錄如後。

逕啟者：本屆評議員選舉結果，左舜生，徐代英，蘇甲榮，李大創，余家菊，陳清，郭仲灝七君得票最多，應當選為評議員。除選舉票數另行宣布外，特此通知，即希查照。此致本會諸君。

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謹啟

十年九月十日

(三) 會員消息

(a) 楊效春郭仲灝黃日葵 楊效春郭仲灝黃日葵，因應東川暑期講演會之招赴川，現講演事已畢，楊君已赴安徽宣城第四師擔任教職，黃君仍返北京，郭君為重慶方面留辦教育。寄郭君信件，暫由重慶商業場西三街二十世紀社劉西英君轉交。

(b) 王輔照陳代英程濟波 本會會員王輔照，本學期担任川南瀘州聯合師範校長，已約本會會員陳代英程濟波担任教職，

陸穆君由北京回重慶外，現穆君已準備前途赴川云。

(6) 沈昌 本會會員沈昌君，本學期入東南大學肄業。

(7) 吳保豐 本會會員吳保豐，本學期任浦東中學第三第四兩級英文教員。

(8) 張聞天 本會會員張聞天，已於前月入上海中華書局擔任編輯職務。

會員通信

時珍兄：

別來學問當有進益，身體好不好？還吃酒沒有？爲念。

前年你給我七千多字底長信，我雖不勉從你底主張，卻很給了我一種大影響。那封信將留作永久的紀念呢。其實動的修養和靜的修養，精神上根本上全是一味的，不過態度上方法上有些差別罷了。我還想有機會再和你科學地討論到修養問題。

我差不多有半年沒得讀少年中國了，不知道她正注意些甚麼問題。聽說她要出兩期宗教號，同時北京底基督教徒也因此

會員通信

組織了一個宗教研究會，可知宗教問題甚爲國人所注意。可惜我學問不足，對於他沒有甚麼研究，不能系統地發表我底主張。不過我想少年中國學會同志最大多數必是反對宗教的。我們底氣質和教育底歷來經過底環境，都很有以異乎人底地方。我們不信宗教，從我們底地位上着想，當然不錯的。如果以自己底地位推斷一切，便輕於說宗教無存在底餘地，凡信教的都是不開化的民族，那卻太類乎吾惠帝問饑民何以不食肉糜了！我願把這個問題試和你商量商量。

凡是在社會上存在底東西，必有他所以能存在底根本。我們空口不承認他，他在事實上還是存在自若。譬如不實行社會革命，空口不承認一切上層階級底行爲，是最無聊而可恥的。宗教在人類生活上占很大的勢力，占很重要的位置，是不可掩的事實。我們要問他該不該存在，從理性上估定他底價值，是第一步的義務。第二步，已決定他不該存在了，再研究他所以能存在底性質，然後從根本上推翻他，代以相當的東西。

宗教是從人類底弱點自然產生的。他底根本建築在人類的弱點上。那麼宗教底生命，直將與人類底弱點共其存亡。人類最

大的弱點裏過於愚昧。他底知識逐漸進步，而終究不能開發愚昧底萬一。就是開發了一層又現出一層，開發了一層又現出一層。他爲他底生活上起見，生來便有種種欲望。這些欲望迫於感情的衝動，絕不是知識所能主宰的，不過略受相當的影響罷了。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求無涯，殆已！」這實在是大自在大解脫的知識。但莊子自己卻那裏能忘情於智識？他要真不留筆跡在人間，便可算徹底了。畢竟那裏能歸納起來，人類唯一的，究竟的欲望是求快樂。而求快樂又有兩方面：積極的求快樂，消極的避苦痛。他在最初純是一團愚昧，由智識底進步而欲望也隨着進步。求快樂底感情是希望。避痛苦底感情是恐怖。由欲望和感情的衝動相伴而生宗教的意識。於是就知識進步影響於宗教進步的，得分過去宗教底進化爲六個有等差的時代。

(一)原始的拜物教。這個起原得最早，或者在二三十萬年前石器時代便已經有了。這是人類最愚昧的時候。宗教底本體是人。他底對象必是人所驚奇而不能解的東西，至少總比人要大些。人憑着這種驚奇而不能解的大東西，便不覺不勝恐怖，或

者偶然和他們底禍福相連，更足以增加他們底恐怖。於是不知道，便會於下意识的心理狀態之下，由直接經驗而生神祕的傾向。於是絕端信仰那樣東西，便以他爲崇拜底對象。小孩子底文化程度恰等於野蠻人。我們回想小孩子底時候，把甚麼東西都看作和人一樣有知覺的，便可以想見野蠻人底精神生活了。我們再回想小孩子底時候，以下雨爲天哭，以打雷爲天怒，以陰霾爲天愁，便可以想見野蠻人崇拜天底觀念了。詩經說：「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因爲天比人要大些，是很可恐怖的。又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說：「不甯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崢嶸，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因爲天變也比人要大些，也是很可恐怖的。論語上說：「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廟。」■爲奧和廟都比人要大些，都是很可恐怖的。我曾在泰山日觀峯親見兩個日本人念咒拜太陽，都是拜物教底遺型。我們再回想小孩子底時候，偶爾一個石頭傷了腳，便把那個石頭一擲，其實也有拜物教底背景。我們所以敢擲他，不過因爲他比我們小些，無足恐怖罷了。

(二)曖昧的二元論。智識稍進步，卻不十分進步，便模模糊糊

矯地認爲身心是兩件東西。塊然的天然現象，已知道是沒有生氣的。但總相信在地然的天然現象以外還有一種靈魂。在這個時代，人類底欲望也隨着智識稍進步。他們一方面仍是恐怖比人要大些的東西，一方面卻希望自己靈魂不滅。並且家族制度既成立，社會逐漸穩固，同情愈發達，於是孝子希願祖宗底靈魂不滅，成功祖宗崇拜。同時又希望子孫發達，驚奇於陰陽之理，於是崇拜圖騰，崇拜太極圖，崇拜皇天后土種種。同時又不能不進而承認一切東西底靈魂，雜以禍福趨避底觀念，於是妖精崇拜，偶像崇拜，符籙崇拜種種便跟着起來了。詩經說：「蜮蜮在東，莫之敢指。」這是認識天地有性別的，比原始的拜物教大有高下了，可以說是進步的天然崇拜。

(三)多神教。智識再進步，以前的劣等自然教又不足以壓足欲望了。於是高等自然教應運而生，或成功神話的宗教。中國中流的道教，也產生在這個時代。五方五帝，就是宰割諸天底神。更在人鬼之中，進一步還其在生有功於人的，奉爲各種事業底神。如穀神爲神農，家神爲馬頭娘，姻緣之神爲月下老人種種。在恐怖一方面，他們固爲着祈禱，而在希望一方面，其狡黠之徒，又

未嘗沒有吃冷豬肉的野心！至於星相，堪輿，扶乩種種數術，也當和多神教相應。把自然的宗教應用到人事上去，已經和準倫理的宗教很相近了。

(四)準倫理的宗教。宗教底進化，是由自然的趨向於倫理的；由多神的趨向於一神的乃至於無神的，由愚昧最多的趨向於愚昧較少的，由純感情的趨向於意志成分漸多的，實在就是人類自覺逐漸擴大罷了。在自然的宗教裏，只可以說他是人和神這個東西底關係，其支配道德行爲底意識還很薄弱，其價值很有限。智識更進步，統一的觀念愈發達，於是認識唯一無二的上帝。以上帝底意志，定義個道德條件，作爲人生信仰，而以種種隆重圖騰式爲行爲底制裁，其精神全是形式的，和準倫理的宗教相去正遠。詩經上說：「上帝臨汝，勿貳爾心！」正見這種精神。如婆羅門教，猶太教，回教和儒教，都屬於這段階級。中國進步的祖先崇拜，其隆重的儀式正多。如三年之喪，祭禮，冠禮，婚禮種種，都是用來規定行爲底形式。家裏這個東西，更比甚麼儀式還隆重。至於他底道德條件，在積極方面只有一個孝，而以孝演繹到一切行爲。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禮記更把孝君不忠

薇官不殺，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種種，都歸納到不孝裏去。於詩經上說：「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那更是他形式具體的表現了。

(五)他力的宗教。總論的宗教，都是出於自動的。其宗教不在乎外都底儀式，而在乎內部底精神。這是智識更進步，意志成分滋養得更多底結果。耶穌說：「上帝是一個靈，所以他們崇拜他的要在靈和真理裏崇拜他。」在這裏，自覺又明白得多了。但他再可以分爲自力的和他力的兩種。他力的宗教還要藉身外一件東西來做對象，表示意志還不算大強。耶穌教倚賴上帝，墨家遵從天志和人鬼，淨土宗念佛，儒家信託祖宗，都是一個道理。中國天然的國教是祖宗崇拜。儒家集先王底大成，實在是祖宗崇拜底嫡派。但根據於中國底特殊國性，儒家以時之尊相號召，最善於適應環境，他們底宗教也就與時俱進。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儒家。他們拜天底觀念很薄弱，不過偶然不得已而用之。秦晉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可見得他們早不承認除了人心以外還有一個天。又說：「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更可見他們是把這個當一種愚民政策。至於他又說：「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

方，顯於國土。惟我有周，祿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這卻是誠心誠意發揮孝道了。惟其岳飛背上刻了「精忠報國」四個字，所以「真須有」三個字可以成斌。這都是以他力的宗教支配行爲的。

(六)自力的宗教。他力的宗教，確信有神這個東西。自力的宗教，卻假定有神這個東西來信仰。他力的宗教，看神這個東西是人做不到的。如耶穌教最多做到瑜迦，使神人冥合，卻不能使人是上帝，自力的宗教，如釋迦牟尼假定一個涅槃，都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但人人都可以成佛，甚麼東西都可以成佛。法句經說：「自淨其心，是諸佛教。」甚至於有罪的人，也一轉念便行了。如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如孔子底法天合道，都是以爲人人都做得到而不假外求的。宗教進化到這裏，差不多形式快會脫盡了。不消說他有很熱烈的感情，而更有很堅強的意志。這是明知明昧沒有神，都假定一個來安慰我們自己的。這種事實，當然在現代已經很普遍。就目前說可以說他是宗教最後的進化了。

從這六個時代看來，可見宗教也是進化的。並且他爲人顯

進化底要求，隨時增高他底地位和價值。科學滿足人類底知識，他卻滿足他底感情，輔助他底意志。凡足以滿足我們底欲望，使人類生活向上的東西，我們當然承認他是善的，是道德的，當然要許可他存在。人類生活不止知識一面，並且我們底底欲望無窮，每每求到究竟，又非科學所能答覆，那麼爲安慰感情起見，隨各人知識底等差去奉一種宗教，是勿須我們反對的。並且宗教底形式不一意義也有種和。我們一定要破壞所有的一切宗教，勢必要教他們來跟從我們。豈不是我們又成了一種新宗教了麼？即使我們廢棄一切假定，或者不是宗教，但我們底感情不能安慰，生在世界上有其苦味，因此我們決定宗教有存在底價值。

並且人類儘管進化，他底智識儘管進步，而他所歷歷宗教的經驗乃至於一切經驗，全在他氣質裏還刻着層層的痕跡。我們是第六期底人，或者信仰第六期底宗教，或者沒有宗教，或者進而信仰將來第七期底宗教，平時自然和當代的空氣相容了。假使偶然遇着轉回的機會，竟可以發現第五期第四期以至於第一期底信仰。在第五期或第四期的等等，也可以類推。例如我們

中國人大體是主張無鬼論的，但我們家裏卻無不有素供着祖宗。難道我們獨承認祖宗有鬼麼？又如詩人在修辭上應用擬人法底時候，常發見拜物教時代底感情。周作人教授底小河胡適教授底秋聲都寫出草木說話。難道他們不知道草木不能說話麼？又如袁世凱因國滿足做皇帝底欲望而信仰塔奧。難道他不知道方士不可靠麼？又如孫逸仙博士本是一個基督教徒，而他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卻公然去拜過明孝陵三個月以前，他又在廣東主張官吏宣誓。難道他忘卻這些事違背基督教義麼？又如這次甘肅大地震，有四四教徒六七百人當天禱告，終久給崩山把他們壓死了，難道他們還不脫拜物教底習氣麼？又如我自己，我自幼便讀過無鬼論至今也不奉宗教，但有一次我底病癒了，我們弟兄姊妹服伺了幾個通夜，病更加重，我和我底二姐再想不出法子，便忽然得一種靈感，於是我們倆秘密商量做了一道文書，暗地燒在靈前，禱告玉皇各願誠壽一祀，以益母壽。當夜她底病就癒了，再過三四天就全愈了，我們暗暗稱奇。後來仔細一想，才自己好笑。難道我們真信仰下流道教麼？他如孔子修春秋絕筆於獲麟，就是拜物教底感興。再如敬奉國旗，就是國

崇拜底遺型。甚至於如最近克魯泡特金死了，廣東一般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爲他開追悼會，更覺不倫不類。這些例不勝枚舉，都是迫於感情底衝動，非這樣做去不痛快的。我們於必須痛快時，便求其痛快好了。又何必顧忌知識，使我們皇皇不安呢？那麼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同時含各級文化不同的宗教氣質是無大妨礙的。因此我決定對於各級文化不同的宗教，都該讓他們自生自滅。

中國有不立名目舉國一致的國教，就是祖宗崇拜，前面已說過了。中國民族天賦一副龍性，腦子善於調和。所謂「有容德乃大」，成了萬古常新的金科玉律。中國至今沒有個人的宗教，所有能存在的都是社會的。中國家族制度成立以來就有祖宗崇拜，至今經過很多的進步而根本還沒改。這是要和家族制度共其存亡的。拜天專是皇帝底事，差不多和衆人沒有關係，因爲皇帝是天子，他拜天是當做祖宗崇拜的。中國國民性既富於容德，所以從有祖宗崇拜以來，一直經歷四五期進步，而各期宗教的精神還能同其存在。他不但能容本身昨日今日在一起，又能和他衆相容。所以外國所有的宗教到中國來都能出售，而他們

都要變顏色。所以祇有清下半葉竟流行三教歸一論。甚至於他們拜人鬼底時候也不分畛域的。例如世俗所供底淫祠，如女神，氏，蚩尤，大帝，種種，都不是漢族的。惟富於容德，所以無爭。惟其無爭，所以沒有人能和他爭。惟其沒有人能和他爭，所以他底勢力確乎其不可拔。三四年前，大家鬧國教問題，都只是政黨爭權利底政治作用，算不得爭宗教，爭信仰。其實就定孔教爲國教，於國家絕不會多；不定他爲國教也絕不會少。因爲勿論怎麼樣，祖宗崇拜還是在社會上存在自若的。我看中國絕不會起宗教戰爭。任何外國的宗教，也天然不能在中國發展。或者他們能帶些和中國國民性相合底好風俗習慣來；其不好的當然會消極反抗轉去了。因此我決定外國在中國底宗教都不必撲滅。

中國基督教是很腐敗的，勿庸贅言。但他們對於中國也會有相當的貢獻。他們底貢獻不在正面而在反面，就是提醒中國社會底自覺。如今中國社會已自覺了，他們底弱點更層層暴露出來。他們所辦底學校很多，而始終沒造出幾個有分量的人才。目下一般社會對他們都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這是他們親自弄壞的，我絕不忍有意見他們不對。但他們自己已漸行滅亡生命。

第一期上有一篇徐寶謙君底演說基督教新思潮，很能不俗過，說出他們底腐敗情形，條陳改良的辦法。我相信照那樣改良去，他們必能爲中國社會做些實際的貢獻。但後來我和幾位外國教士談到這個問題，美國都春園牧師卻批評他是外行，他說果照那麼改良去，便不成其爲基督教了。宗教底守舊是很尋常的，只是徐君對於基督教是外行，而對於中國國民性卻不是外行。一般教士卻正和他相反。他們再有好的道地基督教要違背中國國民性，是絕不會傳得成功的。但他們已有的社會設備頗不少。撲滅他們既勢有所不能，希望他們自己改良卻能使社會得些好處。並且他們此後要想在中國謀很大的擴張實在也是不容易的。

大抵一種宗教，其創始總有些好處，愈到末流，其弱點愈多。我們既認宗教有存在底價值，便不可不隨時創造新宗教。現世界很有創造新宗教底必要。就是勞農俄國那種宣傳布爾塞維克主義底形式，也就和宗教無異。我相信無論個人社會，要是他沒有信仰，絕不會給他成功甚麼事。就現有的種種宗教看，就是第六期底宗教也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爲他們所假定底對象雖然

在我，卻還不是我。於是他們底流於崇拜活偶像。有人底繼續獸化主義的爲崇拜洋偶像。其實偶像之中儘有等差。崇拜洋偶像雖不必就比崇拜土偶像好些，而洋偶像之中總必有好的，和土偶像中有好的一樣。我們要讓人人都思考一運才加信仰，不但事實上不可能，就爲社會底能力計也不經濟。不過社會上不可不隨時保留着一種批評，看那些偶像該不該崇拜罷了。第六期底宗教互立宗派，入主出奴，消磨社會底能力不少。假使將來有新宗教被創造出來，必會是唯我的宗教。這種宗教，要完全建設在自覺上面不待說，而其所信仰底上帝更不可不就是我。就是除開我以外更沒有上帝。我自己宰制我自己，同時也爲宇宙底中心。我自己有崇高的人格，我底人格自然會啓示我往倫理的路上走，他底容量最好是無限大，不然便會等於零。大學中庸底方法是取無限大的。諺言默德說：『不奉吾經典者受吾刀劍！』這卻是等於零的。兩種底究竟目的全是一樣。我想尼采底超人哲學，至少要在這種宗教裏佔位置。這種宗教以人爲本位，而圖和於大我小我之間。他更以通達科學和藝術爲成立底條件。不以恐怖和希望爲信仰底條件，而僅依據於無所爲的愛。我

期望他將來能成一種替代一切宗教底宗教。

這種新宗教是從那裏發生呢？我以為絕不在斤斤於反對舊宗教而在他自己底積極建設。譬如信仰塔與星相稱稱的，全是出於愚昧。那麼我們不必攻擊他們底信仰不對，但怎麼樣使他們知道所以不對底道理，讓他們自己去裁奪好了。他們道理已經知道得很明白了，卻在感情上務必保存他些形式，如果這些形式無害於人類生活底向上，自然可以容認他們的。至於關係經濟組織的，卻尤非根本改造經濟組織不為功。如中國舊家族制度不良，要不受近世紀交通經濟底影響，衆人必不會覺得的。並且就覺得也推不翻。目下事勢所趨，有不能不崩壞底必要，我們就不攻擊他，他自己也保持不住。不過我們不管他，他只會漸變成西洋式，我們要管他，他卻能走到西洋式底前面去罷了。

近日羅素教授在中國反對宗教，常有所聞。可惜我讀他底東西太少了，不能一一舉出來反駁他。我很不願找人家辯駁。他缺乏學者底態度是顯然的事實，還不要緊。但就他底演說宗教底信仰看法，卻全是一個宗教家或革命家自己宣傳主義底感情

話。因為他只說一面，太抹煞宗教底好處了。他所說宗教底壞處，我都承認，表示我不是以感情反對他。但有許多壞處都與中國無關，就在外國也是必然的結果。以必然的結果斷定一件事底價值，只怕太寬枉了。

他說宗教是殺人的利器，完全不錯的。卻是人間固有以殺人或其他種種殘忍行為為美的，又將怎麼解釋呢？我看所有的主義學說都是殺人底利器。就是他自己著底自由底路，至少也是一把鈍刀！大概不能殺人流血便不足以表示他底主義學說有價值。即如卡和別尼，他的聲才有價值了。他要是悔罪圖免，卻並他自己也沒有價值了。這豈不是以流血換價值麼？信仰底後盾便是流血。馬克斯主義再昌明一些，殺人底事還要厲害呢？國家主義殺人為國家流血，禮教殺人為家族流血，唯物史觀殺人為階級流血，託爾斯泰殺人為無抵抗主義流血。說到究竟，同是殺人底利器！但是在這些殺人底利器裏，他們自己都不是殘忍也並沒設意要殺人流血，全是一種不得已的機械行為。所以他們殺人是道德的，而自己流血也必不為痛。不過這是從客觀的事實敘述的，我自己卻絕不忍見世界上有這種不幸的

殺人流血。

他說：「以主觀的感情代客觀的事實，便真理隱蔽，不能明澈。感情工夫易流於偽，以感情作事，徒有熱心，無濟於事。事實信仰，當脫離感情。若以感情代事實，沒有不生出弊害的。」這些話也不錯的。但我們在知識上信仰有上帝，在感情上信仰有上帝，於真理也並不隱蔽。宗教藉以輔助行為，並不必牽動科學。至於作事卻全靠感情和意志，所須乎知識的例很少。即如研究科學，其動機當然根據於求知徹底欲望，實受感情底衝動。在衣食住物質生活既滿足以後，感情進步的要求只是美。飽暖而蔽風雨之外，更得鮮衣美食闊房子，乃至於各種的藝術，我們便享樂物質的美。就科學得到些知識，或如勞心精思，一旦有所發明，我們又享樂智慧的美。如果在明白的人生觀上或宗教上得一確實行的愉快，我們更享樂道德的美。這幾種美都是我們底欲望所要求的。怎麼能偏廢呢？

他又說，宗教是守舊的。這更不錯的。但人類無有不守舊的。守舊是人類底弱點，而在好的一面，卻能使我們以最短的時間得最多的經驗。人類假使不守舊，那麼一切前人所發明過底現成

東西，都須經我們自己去發明過一番，我們再經幾十萬年底歷史，也必永保原人時代底文明，不會有今日的進步。我們平日很可惜我們善忘，其實善忘對於我們底思考上很有作用。我們假使記事一一不忘，那麼回想一天的經過，必得花一天的工夫，我們還有甚麼事可做呢？守舊正和善忘一樣。不過這都是極而言之，過了相當的限度都有害的。宗教守舊底救濟，在乎隨時改良。我們就使依維素教授底理想組織一種新社會，在他自己那種標準裏，還是要有相當的守舊才行的。

這樣看來，足見宗教底存在，根本不成問題。有人不奉宗教而感情能安慰的，我們當然要聽他。其非有宗教不能滿足的，我們也得要聽他。如實驗主義所以不使我們滿意的，只爲他太淺薄，但他自有他相當的長處。他一定要以玄學是不對的，我們便不敢承認他了。總結一句，我底意思是要創造新宗教，不是要反對舊宗教；是許可舊宗教改良，不是要根本否認宗教底存在。

我這幾天精神有些煩悶，專靠我自己底假定作安慰品。但我寫這封信，很經過些煩悶，幾次寫到中間想不寫了，也全靠我自己底假定幫忙。我想到甚麼就隨手寫出來，所以拉雜不堪，毫

沒有系統。我還是兩年以前在北京路涉獵過一點宗教常識，敢說這個問題全無大膽，一定抵牾的地方很多。我想在少年中國學會裏，你或者有更深的興趣和我商量這個。望你指教我不對的地方。

你給仲華底信說，你底心你可以保險，我敢藉你底話對你說，我底心我自己也可以永久保險，並且今天底心，還是二十年前底心；我們相別是沒有甚麼要緊的，只要彼此底心能自己保險，我甚好。進步甚少，但有進步。

願你甚好！

弟白情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七日，美國

五四運動
分角頁冊
號女婦
特刊
少年世界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 光明運動之發展…黃仲蘇●婦女主義的發展…沈澤民●李寧到俄羅斯婦女解放的言論…叔恩譯
- 印度的婦女…格奧利●大戰中德國婦女的活動…易家敏●歐戰與美國女子大學…李德勉●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徐彥之●日本帝國大學招收女生的經過及現在女學生的情形…鄭心南●南京高等師範男女共校之經過…王德熙●哈佛夫人與保得學校…黃蘭女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孫繼浩女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方淵●婦女職業的技能…謝頌初●女子教育進步小史…楊瑞洵，楊瑞璧，女士台譯●北京熱烈的「家庭改革運動」…羅世偉●記日本京都 P. L. 會…伯奇
- 我國於婦女解放的興衰…李漢女士

(接下版)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八期目錄】

- 吃了糖果以後的話…田漢●各國婦女運動史…黃日美●歐美婦女勞動組合運動…陳恩生●日本實業時女勞動者之生活狀況…趙叔恩●聖歌校黨病現在國的婦女…辛小敏●朝鮮女界思想之變遷及其現狀…朴春女士●美國的男女同校教育…杜威夫人●上海女校狀況…傅震●東南大學男女同學之歷程…甘乃光●金陵女子大學…彭亞萍女士●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倪亮女士●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生生活…汪思誠女士●北京孔氏學校…陳文華●南洋爪哇華僑婦女的狀況…謝應漢●南洋邦加島的女華僑…惟中●臺灣的苦況…王錦楨●離婚問題…張開天●婦女之禍…傅代英●年年未居東京的實成…呂淑璋女士●訪問日本婦女問題女塾塔山川菊榮女士之講話…鄭伯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高爾罕先生編

信書話

訂正再版

不但教授一般
書法的知識，並
且激發青年文學
的興趣，引導他
們進入時代的思
潮。
已有許多學校
採用為課本。

二冊
定價
大洋
八角

中學
一年級
適用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孫儂工先生編

中國語法講義

三冊
定價
三角

這部文法已經
經過兩次實地試
驗：第一次是滬
州第二師範，第
二師範。
師範。

邵力子先生
序

陳望道先生
序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水滸傳
水滸傳考證
胡適之先生
「……這都翻本水滸的好處
就在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
分段來代替那八股家的批評
（三萬餘字）」
水滸新象
陳獨秀先生
「……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
寫個性十分深刻……」
（餘七頁）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洋裝兩冊，兩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儒林外史

修正再版

——圖語的文學——

與敬梓傳……胡適之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陳獨秀先生
儒林外史新叙……陳玄同先生

全書近五百頁
▲洋裝一冊一元八角
▲平裝二冊一元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容 內

少年世界增刊

平民藝術的浮世情
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小史
日本勞動運動的兩面觀
日本思想界的現狀
從經濟方面觀察之日本國策
中日貿易之比較及未來觀察

日本之煤鐵問題
日本平民金融機關之研究
日本貧民窟之研究
日本底保障界
最近日本考察底感想
留日雜感

日 本 號

全書一百六十頁
定價三角

上海亞東書局印行

胡適文存

分上下兩冊：上冊，諸學的文；下冊，關於文學的文。

西遊記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鏡花緣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草兒

康白情先生的詩集。(1)是“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底我見”一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胡適之先生著 嘗試集



到北京以前的詩爲第一集，以後的爲第二集；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雜劇若干首，合爲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已經再版。有再版自序，有新加入的詩。
定價大洋三角。

胡適之先生著 短篇小說



集中都是選擇最精，可爲短篇範本的小說。
後附胡先生所作論短篇小說一文。
已經三版，定價三角。

田漢 白華 郭沫若合著 三葉集



討論的問題是：歌德文學，詩歌問題，近代劇曲，婚姻問題……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這兩種月刊，要求全份的，現

在不難——

但遲一步就難得了。

新潮

少年中國

卷全第一第		價目	
費郵	目	洋裝	一冊
相同	洋裝	平裝	一冊
外日本國	七其日本	一冊	一冊
五	角他本國	一冊	一冊
一	角各二	一冊	一冊
角五分厘	分國角	一冊	一冊
角五分厘	分國角	一冊	一冊
角五分厘	分國角	一冊	一冊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三期

民國十年十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

英文通信處：
如信文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 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郵費		定價	
外國	內國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二	二	一角二分	一元二角
日本	與國內同	二	角
其他	每冊六分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年世界第一卷全卷
 合裝本：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平裝二冊，
 一元五角；現存無
 多，購閱者請從速！

本月刊第一卷全卷精
 裝一冊的：定價洋一
 元七角。平裝兩冊的
 ：定價洋一元四角。
 存數不多，要買請快
 ，運便難得了。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
“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第 一 集
出版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法蘭西學術史略

李璣譯

此書是一九一四年因爲舊金山賽會，巴黎大學校長請巴黎大學各教授分門編輯者。

其中隨學科的性質分列成集。現在先把哲學、數學、教育學的一集，文學、美術的一集，政法經濟的一集，編譯出來。

其餘關於自然科學的數集，以後陸續編譯

全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